

續嘉縣志卷之三

令吳都吳喬齡纂修

學校 附義學

卷之三

粵自虞庠既建洎三代盛王莫不崇學學也者治化之本原也又古者入學必釋奠於其先聖先師唐以後獨尊孔子立廟以祀典莫隆焉獲嘉有學由來已久自宋元迄今其建置興廢之跡按籍可稽哀而著於篇俾鼓篋之士遊息其間者不忘所自始志學校學在縣治西北宋建金燬於兵元至元間儒士李偉邑人王概新其兩廡講堂既而教諭王思誠又建禮殿齋舍至

正壬辰教諭王寅重修元末復燬明洪武三年知縣焦邦  
基重建景泰天順間知縣薛良邢表並加葺治成化十八  
年知縣吳裕復鼎新之嘉靖十一年知縣羅浙教諭周曉  
以學西逼城南衝衢移東十餘丈更新之三十一年教諭  
徐廷徵偕耆民徐良等重修隆慶丁卯郡守張昇捐俸補  
葺萬歷十一年知縣張一心續修三十年又修 國朝順  
治八年知縣馮雲朝重修康熙二十三年知縣馮大奇捐  
修雍正四年知縣壽致浦捐俸同教諭李德元訓導李德  
業等更葺之乾隆七年署縣事趙開元新東西兩廡十八  
年知縣吳喬敷修尊經閣魁星樓改建崇聖祠敬一

文廟周垣重建訓導也

廟制先師廟五楹前有露臺東西為兩廡廡各十六楹前戟門門左為名宦祠右為鄉賢祠各三楹戟門之南為櫺星門崇聖祠在廟後東北隅廟右為忠義孝弟祠舊有祭器庫省牲亭神庫宰牲房俱久廢

學制明倫堂五楹在文廟後堂前為甬道為儀門堂東偏為經義齋西偏為治事齋齋久廢堂後為尊經閣閣高三層

堂西為敬一碑亭櫺星門東為魁樓門內為泮池泮橋教諭廳在崇聖祠後居堂之東偏訓導廳在敬一亭後居堂之西偏射圃在學西今已廢為污池舊有觀德亭退省堂

會饌堂廚房庫房東西號房俱久廢

按舊志載教諭宅在育才清署門內有樂育堂學半齋  
圓暘室嘉瓜堂訓導宅兩區一在進德齋門內一在修  
業齋門內此三齋已盡頽廢今之崇聖祠即育才清署  
遺址魁樓內隙地則昔之進德修業兩齋也

明學士林文重修廟學記衛輝之獲嘉本新鄉縣地國  
朝洪武十四年始分新鄉置獲嘉編戶不滿千室汴北  
小邑也儒學在縣治西其始建歲月舊記毀於兵燹無  
從而考廟有大成殿有兩廡有戟門有櫺星門有祭器

庫有神厨學有明倫堂有後堂有兩齋有學門有射

有學舍有會饌堂亦云備矣歲久頽圯凡吏於斯者  
以地瘠民貧艱於修葺因循歲月而去問有以能稱者  
惟簿書期會徵調供億奔走逢迎之是事而留心於學  
者蓋鮮景泰四年和陽薛君良來更是邑首謁 聖廟  
顧瞻屋宇風雨不蔽退謂師生曰是爲風化所先之地  
其可以傳舍視之乎慨然以重修爲己任爰節冗費勸  
殷民尚義者出資市材陶瓦命工撤而重建焉朽者易  
之舊者新之側者正之狹者廣之卑者高之塑象儼若  
屋宇宏壯丹碧鮮明景泰五年秋八月興工是冬十二  
月告成教諭袁君岳訓導湯君一敬走書求余記予惟

我太祖皇帝有國之初內而京師外而府州縣皆立廟祀孔子誠以其道有裨政治也有民社寄者於此不知務雖有卓越之才所治抑末矣若薛君可謂知本歟自是厥後爲師者必以是教爲子弟者必以是學庶幾無負賢令崇重之意設或教與時違學與道戾惟利祿是媒實非所望焉君字宗善由科目歷兩州學正用薦性本職天性至孝博學清慎其治邑課農桑弭盜賊息訟早不爲災蝗不入境善政皆可書廟學之修特其大者耳

少詹劉健記方今天下之制凡府州縣必有學學必有

廟肖孔子及群賢像祀之蓋學之歸在明道孔子自  
皇以來道之大備者也祀孔子於學使學之徒有所瞻  
依所以示進修之歸敦風化之原也衛輝府獲嘉縣廟  
學歲久且壞餘姚吳君裕知縣事三年乃克次第新之  
廟自大成殿而下東西廡神之厨庫櫺星戟門以楹計  
凡二十八學自明倫堂而下東西齋退省會饌堂觀德  
收糧亭及諸生之號厨庫之舍以楹計凡六十既成以  
嘗出予門下書來徵記學在縣西北隅蓋宋元以來舊  
址入國朝洪武三年知縣事熊君邦基始闢灰燼重建  
之自後知縣事者若劉君信薛君良邢君表鄭君福皆

有興作然不過補其敝漏而已至吳君相其地之吉乃移北舊址十丈許悉撤舊爲新煥然有加計其工可謂大矣吳君成化壬寅來知縣事而導之新以甲辰三月其成以丙午四月方是時瀕河之南北民大飢道殣相望傍縣之吏奔走旦暮民猶以飢告而吳君從容舉此大役事集而不勞語其時又可謂難矣然予嘗詢之縣人而知其故凡今郡縣吏於興作輒因之有所竊取否則昧於付托而見竊於人大率施於工役者十之四五耳吳君自始至謁廟即以興廢墜爲已任積其公私之美餘凡再踰年且市材陶瓦鳩工之事皆擇胥徒之



...者付之無...  
無難也吳君字天 成化辛丑進士繁籍京師所交遊  
盡天下名士夙有抱負其在獲嘉善政甚多而首廟學  
示諸生以進修之歸用敦風化之原尤為可書一時僚  
案若縣丞孫君懋李君鐸文君翰主簿趙君徵劉君泰  
典史王君貫父實相左右贊成其事故并書之以示其  
縣人及後之為縣者

僉事李濂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慨自三代  
而下罔知攸重粵若漢歷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四世而  
州仍始自學我皇...郡縣學於...之明年卓然復

古庠序制云河南省復嘉縣學宋元時在城西北隅國朝洪武三年知縣熊邦基因舊址修之迨成化丙午知縣吳裕重修之歲久敝壞且西逼城門南衝直衢爲堪輿家所忌迨嘉靖壬辰生員土連陳愷謂諸同學生員吾輩肄業於斯而廟學敝壞如此幾所以妥靈而育材也盍告諸吾黨之尚義者各量力出貲新之乎僉曰諾於是聞而應者五十餘人得白金一千有奇教諭周曉乃聞諸當道下令獎成督工者則輝縣主簿任經亭山衛百戶蔣騰省祭官王讓咸夙夜勤勞弗怠厥事而知縣羅浙調度惟謹學之址稍移東十餘丈以避衝逼前

建櫺星門門之內為泮橋橋之北為戟門戟門之內為大成殿殿之後為明倫堂堂之後為文魁閣閣之右為啟聖祠祠之前為敬一亭亭之前為號房若干牖其左則博士宅而宅之後則會饌堂落成於癸巳十月規制宏敞視昔有加丹青黜堊煥然改觀廟學於是一新矣維時撫臺一溪簡公按臺汶濱蔡公咸嘉之凡有助斯役者勞勩有差焉命亟徵文以紀其事於是教諭姚顯虞訓導王朝儀宗蘭縣丞姚夢龍主簿張藩典史龍大春介生員呂經徐宗祐走書於瀛請為記瀛不敏敢告多士曰爾多士睹學宮之敝壞而倡議新之是已盍亦

思所以自新乎語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多士勿以舉業奪志詞章妨功澡雪一心維新厥德修諸身驗諸家以為他日治平之本庶幾哉無愧於士矣不然飾外而遺內非所望多士也若夫尚義之姓名暨出貲之多寡則皆刻之碑陰

教諭陳禹謨記獲城倚山面河而豐宮居西北隅地曠隆阜創自熊公邦基以來後先頽圯葺治若相環而治不勝圯詳在邑乘越萬歷辛丑冬不佞承之至則廟且甚矣廢者十二三存亦絕無完堵慨然計欲新之

以壬寅春二月經始鄉薦紳先生一時翕集助經  
于諸生及一二尚義者間亦有所輸爰陶土作火齊瓦  
盡撒朽蠹易以堅良卑者舉之高者抑之墮敝者改築  
失次者移置廢闕者興復而鼎建之文以續藻繚以垣  
墉樹以栝栢鑿池濬井并設屏監門曲備經制其前爲  
櫺星門文輪礎柱巘若飛翥左右壁皆鏡花琉璃南合  
甄爲屏而龔之門內即泮池石榴而梁其中池右井名  
文源汲水既池可蒔藕花稍北爲戟門鄉賢名宦祠列  
其兩掖入則城壚齒齒庭中檜栢蒼翠可把大成殿三  
楹巋然中峙䟽檻桁梧層檻曲枅皆流彩塗丹歛艷耀

日兩廡三十餘楹長廊相繞殿後即明倫堂東西為門者各一南向為門者三堂五楹左右經義治事齋亦皆五楹此悉因舊而規新之者也堂後為尊經閣高四十四尺廣同之邃三之二層凡三高甍飛欄陽馬四起回欄複檻鳥企山立朝暉夕霞互為映帶太行秀色與時濃淡曠然流覽極目千里為河朔間一偉觀此創建中最鉅者也堂之西有殿三楹乃國初時先師廟制小而工遷學後改為敬一亭造敬聖祠於其北祠圯幾廢亭僅小頽乃葺亭為祠移故祠於南更制為敬一亭卉木垣屏自成一區此因舊而易置之者也儒學在文廟左

門制視昔稍抑而壯麗倍之學道四十餘武周垣右楹  
左堊綠槐夾道清蔭襲人內外門屏相望南向直道而  
門者為育才清署西向而門者為進德修業二齋從署  
入為學半齋齋後為樂育堂楹皆三堂之東偏為元暘  
室楹一此則以創建之緒業及之者也至卜子夏劉知  
幾祠與會饌堂學田學舍射圃觀德堂限於緡錢不繼  
蓋有志而未逮焉役竣諸生請伐石為記且歸功于余  
余曰此賢守令之惠也余何功之有焉雖然昔守令若  
士民詎不知崇學校乃蒿菝是愛穢壤是甘坐令剝落  
無完堵至幾為畜牧場抑何憊也蓋主者困於簿書有

所未寔而况舉羸於時詘中役於疲民勢尤易賈怨夫  
是以任事者輒見謂難不佞獨計天下事難易何常人  
任之則集設我諉其難屬誰為任且人之好逸誰不如  
我人我遽諉是舉天下事終無可為也今日之役是已  
竊不揣起而創為之賢守令若士民深相見信而獎成  
之其事不需歲月其用不資苛歛不任受怨亦不任受  
德及臻厥成而宮墻生色儒紳作氣望而知為人文日  
盛之區也至不待就圮而時其飭新并益其不足則所  
望後之君子哉是役也當事者三發緩金則郡怕何

一發倉穀則署府事

二發

三發

四發

五發

六發

七發

八發



徐公郡幕陳公若夫躬爲料理時給錢穀俾工無怠  
車足任載迄於落成者則管縣事郡丞張公其他薦紳  
先生及士民之樂輸者某某各所捐如干數皆勒諸碑  
陰用垂不朽

陳禹謨重修明倫堂記建學而設之堂以聯師儒在兩  
雍稱藝倫在鄉學稱明倫要以陳常時夏陶鑄士林甚  
盛典也獲之庠創自熊公邦基徙於吳公裕而堂隨之  
凡五楹迨世廟十一年寧山衛王崔二姓曰璉曰楫者  
實捐貲新之越今上御宇之壬寅垂六十餘禩而堂之  
圯甚矣不佞至則竊嘆曰武夫力而修諸前章縫坐而

視其敝非夫哉業得請當事者庀俎豆葺廟宇次第及  
堂會郡伯上虞何公發鏤金為鳩工費遂不日報竣其  
東西齋亦為一飭新以經義治事顏之既落成二三子  
屬記不佞爰次是役之始末志歲月焉且曰二三子亦  
知建學與名堂之義乎夫堂曰明倫元本子與之說章  
章著已顧非昉子輿氏也書不云乎曰敬敷五教彼帝  
者所以馘世豈不能別為播敷而必于倫是亟則教重明  
倫尚矣蓋天生烝人而倫屬之是倫與始有人俱也飛  
虛躋實者自非梟若獍且莫不具至性焉徒得之偏至  
不離非類耳乃號為人者而曾昉是敗常曾昉是瀆倫

不齒於人即較之飛虛躋實者有厚慚矣又况人之中  
冠員履方號為儒者而猶人乎哉自古建國君民教學  
為先羣萃州處特隆士類夫亦謂禮義所自出風教所  
由倡也矧二三子口伊吾者謨訓足步趨者宮墻獨不  
念聖人亦人胡然稱人倫之至也鄭人之取玉也必載  
司南之車乘舟而迷者見斗極則寤宣聖獨非人經之  
司南而敦倫之斗極哉大道甚夷其則不遠如所謂父  
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皆即爾當身而具者也又  
如聞燕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  
者言悌皆爾所習而安焉者也顧倫非徒明之難而踐

之實難入而庭闈應唯敬諾周旋慎齊奉祭奉水請澣  
請饋勿謂疏節出而州閭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  
則有隨立則有序勿謂縟儀居室而謹梳栢之別雁行  
而敦墳箎之雅定交而篤初終慕用之誠勿僅襲文貌  
服儒服行儒行斌斌如也一日登文石之陞陟赤墀之  
塗先資自獻恒必由之昔人推孝弟之義至于領天下  
國家揆厥所元孰不從孫業中來耶敦學之大信無大  
明倫者二三子登斯堂也儻亦有意乎設僅僅取旅進  
旅退已也恐非所謂名堂義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患不學耳昔人觀衛風者賞其憂而不困二三子獨奈

何憂生之不治而輒廢學惟是擁書抱籍稟采擊鼓  
銷屯鈍清澄性理就所當身而具幼習而安者設誠致  
行之異時雲蒸龍變騰茂蜚英身荷綱常之重天下豈  
焉以爲鵠且爭誇之曰斯堂中陶鑄人物不於堂有光  
也乎哉爰于堂之成也而爲之記以勗二子

陳禹謨新創尊經閣記獲庠舊有文星閣一楹歲丁酉  
雷兩大作有龍從東隅起遂摧一角以去辛丑冬余承  
乏至獲覩是閣之圯也慨焉思一新之越明年壬寅請  
于當事者爲葺治計而苦無成構可因爰盡撤其頽且  
朽者增築故址廣爲三楹又明年癸卯閣成高凡三層

廊檻圍合窻櫺四望其西北則太行歸峙宛如列屏朝  
爽送青暮光凝紫其東南則馳車驟馬雜遝溷塵曠野  
平疇莽蒼極睇至於雉堞之環拱甲第之連雲廬井之  
星稠紺宮梵宇之碁布則皆可俯而窺也此寧惟一邑  
之偉觀抑亦中區之勝覽已會二三子屬不佞記之不  
佞嘗因堂作明倫解更請因閣作尊經解自墳典總義  
邱索紛糅迨我宣尼載闡元功大寶咸耀絕編贊易藻  
壁傳書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如所制  
十翼標七觀列四始秩五經嚴五例也者作述彪炳  
如列宿而經用是尊于天下矣及夫異教

如列宿而絕非是也于天可矣夫  
下之經二凍上之篇七自餘六風五靈白馬  
與海移山折地傾天之說樊然各為其所欲焉以員為  
方而勢且互與經角乃識能宗經者則起而尊之曰天  
地為萬物邪五經為衆說邪尊之曰正經為道義之淵  
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尊之曰百家騰躍終入寰內而  
漢宋碩儒訓詁間出後先鼓吹如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則尤以說經而尊經者也後趙宋迄皇明即間以元而  
曾不能蝕六經經洵尊矣哉二三子之執經問余也亦  
一知尊經之義乎夫經經也如徑路之無不通亦恒也恒  
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敷也願必博綜之則尊精研之則

尊心惟而躬踐之則尊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此尊之義也爾二三子人治一經有試遊其藩一見其涖者乎童而習焉白首紛如不名爲尊矣今而後其勿以浮氣淺嘗之媮志中輟之曰得毋且衰吾經哉于是乎以授斧受經者淬其神以行常帶經者密其功抗六典之崇與辨九籍之至言潛之一懷橋之八極期于到昭明成博建究也爲經生則見折角爲經師則誇榮賜席以經術飾吏治潤皇猷則俾人主悟經國之在賢名兼收符采相濟不至如免絲之不可絡而燕麥之不

變房幾乎其能尊經者矣孔子曰入其國其



以于通經者知之也國家右文方以明經取士爾二三  
子執此應之挾藻敷珍騰英發耀豈不偉哉故于閣之  
成也作尊經解以告二三子有如曰吾慙寘之于耳而  
竟不免束之高閣即有孝先之腹笥亦何取為二三子  
說鈴哉閣初名尊經既更文星是役也仍其名曰尊經  
閣也最高處為藏經所且奉奎文祠焉蓋兩存之

邑人王胄孺重修儒學記獲嘉縣儒學頽廢者十餘年  
於茲殿廡仰見星齋圮號舍半撤為薪鄉賢祠址夷啟  
聖敬一亭諸宇牖戶堦砌鮮存者週圍無復墻垣民間  
又往往從隙地取土成坎敞極矣丙寅歲冬我郡伯陽

城張公田南過獲爰咨民事興革之胄亦得謁公於行  
臺因言及學舍時分教唐山王君都無錫鄒君武齡暨  
諸生僉以爲言公聞而喟然曰是人才風化之所關也  
乃廢頽如是非吾有司責乎第邇年民且憊矣夫仍廢  
弛教弗忍吾士改作傷財弗忍吾民吾其補葺之乃命  
邑丞鄭君仁量工料值上之公發銀如料數以邑幕查  
君桂董工于是漏者覆之傾者起之缺者補之置戶牖  
整堦砌繚墻垣塗凋剝易朽聯渙塞竇平坎工肇於丁  
卯春二月朔日有旬日告完公復以羨餘造祭器若干  
二月率諸生來徵予言紀其事予作而嘆曰嗟夫學也

非盡以數蓋亦縣人當事者設時加補葺即百年  
可賴矣而十餘年來卒莫之舉何哉彼方簿書催徵是  
意而視此曰緩其不肖者無責焉即賢者謂改作多事  
故尤補葺罔功曷譽遂因循而就頹如是然不知稽簿  
書而吏程其度令催徵而民服其役非法可盡驅也則  
教化先之矣乃顧緩視學校失真忘本甚矣俞哉我張  
公知務於是義不宿諾仁不煩民儉不靡財約不革制  
弊不踰時勞半而功倍士振而民恬固宜紀之以訓於  
後歟是役也適當大比歲今上御極初地靈時昌此其  
會乎吾邑諸彥相躬際之諒必有應靈昌之會而振自

新之學以上贊我聖天子維新之化者即與天壤共倣  
可也豈直百年賴哉事既竣會節推內江鄧石陽公來  
邑視篆又增飾之廟學遂稱大備因并記之

邑人賀振能記歲柔兆攝提格林鍾之月既望獲令尹  
馮公出城東門外率僚佐紳士暨民父老子弟近臨市  
衆講宣 聖諭勸民勵俗諸條教既罷公退聽講者咸  
歎息稱公之賢時鄢陵趙君連城爲邑學博出座揖振  
能而告曰人稱馮公賢馮公則誠賢者哉振能曰博士  
之執政新將何擬賢我公曰吾觀公所以治學宮即他  
治政可知矣蓋博士始進於學觀釋菜奠幣之鄉雖

異丹聖奪目明倫尊經堂廠閣峙式壯且綴羣賢  
老之所藏師儒子弟之所肄邃者清瑋者明新恢舊易  
必誠以信也故觀公所以治學宮即他治政可知矣振  
能聞之慨然曰不亦信哉古之爲學者講道習藝其中  
逮飲射合樂養老尊賢聽訟受成獻馘之事悉於是乎  
由之故曰學所以爲政又曰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  
興也然不可不知其所自乃祀先聖先師焉唐宋以來  
詔天下州邑皆立學而祀孔子凡以敦教起化崇政本  
也今自都邑以迨鄉曲比閭鉅者寢皇庠豁微者潔治  
檐楹其稱廟貌徃徃而具詢其所祀事則禦災捍患龍

棄之屬與五行在天之吏而已外此二氏之徒以奉佛  
老者多焉歲久圯廢則環居者闐闐儋石之夫聚族而  
謀務完新之醵金鳩役如取之寄而孔子者立生人性  
命之德其道養民化俗家國天下資其理治非止捍禦  
災患棄龍與五行之嵩吏比乃學廟一片地在盛代無  
不寢皇庠豁檐楹潔治者厥後世降術業就荒并其宮  
室隨之有司者或起家縫掖居恒設俎豆被服絃誦講  
天下道在孔氏治在興學言娓娓若可聽信一旦薄書  
鞅掌輒謂此腐儒老生者之所習何足煩吾戴星為甚  
者指費假號取羨於公私以實中鏡有之君子謂是闕

若指費假號取羨於公私以實中窳有之君子謂是闕  
闕僭石之夫二氏之徒之弗若不亦甚歟故長道橫經  
之音不嗣而有恤者宮鞠為茂草微唯獲然矣

今上御極之二十又一載馮公始來諸政未遑首視學宮  
謂化民成俗要在興學傾蕪不治懼無以昭德奮業維  
風立政謀繕復之檢橐中出朱提百為經始而稍稍糾  
輪焉日夜敦省鳩工庀材務致其虔以克襄厥盛也今  
養諸廢興邑無窳政化民勸俗如茲申諭講約諸務無  
非崇學立教至意而頌公政者必自學宮始豈非知本  
有古名臣風哉公業以貲為郎然急公政不愛其私以  
祝諸縫掖者浮文亾實臨利攘攫以喪其生平其亦遠

矣趙君曰然此獲紳士與膠庠子弟感而謀不朽於斯役也博士之執政新慮無以悉大勲請即以吾子言爲記而示諸後昔鄭人有所議于鄉校子產聞之以爲師而夫子以爲子產仁後有仁者庶亦得師于斯文

吳喬齡增修學宮並建訓導宅記環百里以爲治非獨獄訟催科簿書期會之不敢曠廢也即一亭傳弗治一杠梁弗修將於令是責焉矧學校爲儲才地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胥視乎此顧任其廢而不治何以崇黜制肅觀瞻哉獲學在城西北隅前人時有繕葺而更歷歲月漸就傾頽乾隆己巳余奉檄來守土入境之始



故事謁學周行審視若尊經閣若崇聖祠若魁樓皆  
雨穿漏柱朽腐椽勢不能久枝柱又訓導廨僅存遺址  
歸文先生多創舍以民誅懼弗稱謀所以新之而力  
未達也越明年庚子庶務粗理邑境寧謐遂出橐中俸  
金市材鳩功撤其舊而更繕焉首建閣樓次之又次建  
廨舍以經費不繼工暫輟辛未歲夏始克建崇聖祠他  
如殿廡門階壞於上者則撤而瓦之剝於下者則除而  
墜之漫漶於其間者則塗塋而丹堊之規制悉仍舊而  
氣象一新是役也潔白金以千計非邑之紳士商民共  
襄厥事亦勿克有成也工既畢爰進諸生而詔之曰獲

嘉之建學舊矣自 國朝以來百有餘年登甲科者惟  
董若策醇一人繼此何寥寥也夫醴泉無源芝草無根  
士苟克自樹立何患不加人一等今

子重道崇儒表章六籍嘉惠來學海內通經博古之士  
歸袂接踵出而備明廷之需我獲何多讓焉計自今益  
輯焉爾毋輟誦絃庶幾德以成而材以達異時取高第  
履大試以爲邦家光是輪奐之新美不足矜而教化之  
辨美爲可喜也凡我髦士盍加意焉濡筆爲記以昂  
嘉告後之守土者

嘉慶尊經閣詩高閣瞻橫舍行山似列屏虛寫

遠重府好談經  
簪鐸因風語  
庭槐得雨青  
光芒退  
應是樂文星

法  
漢詩八柱  
嗟峨壓錦城  
晴山片片野  
雲生星辰此  
窻度林樹中原人  
望平漢代麒麟開  
舊跡禰家  
著新聲  
凭欄不盡千秋意  
元草從知待爾成

又西北高樓倚大荒  
上頭眼界總蒼茫  
一聲午鐸  
靜于  
靜六月雄風枕簟涼  
啾蚪雷邊藏  
字畫雲霞檻外等  
常曩從檢校芸編後  
夜夜青藜到下方

全秉忠詩閣靜鳴  
鐸  
密迴列霧屏  
瑤函閱秋籙  
綵筆  
著元經  
座覽山腰翠  
窻搖樹杪  
青夜看奎壁  
度應已聚

文星

陳禹謨雨中集經閣望行山詩相邀詞客集鷄壇乍雨  
霏微五月寒憑檻欲窮千里目行山只作白雲看

岳凌霄題樂育堂贈陳錫詩經始辛勤破草萊軒窻

一一面城開捲簾六月炎威失揮麈千山爽氣來不以  
彫蟲矜小技還從逐鹿見高才絳紗弟子多儒雅載酒  
憑它問字回

官祀 巡撫吳景道 總督李應祖 總督朱昌祚

定撫佟鳳彩 巡撫李輝祖 督學張瑗

賢祀 漢南陽太守楊俊 元衛輝府教授陶師淵

中書丞丞張昂明

徒軍先聖履

備士

王概

明監察御史郭欽

四川左布政使尚迪

監察御史曹祥

長山縣教諭曹昌

光祿寺少卿馮上

湖廣叅議賀盛瑞

山東兵備道副使賀仲軾

祭器

銅登一

罇七

白磁爵三十

銅爵三十

簋

三十

簋三十

籩一百二十二

豆一百二十二

樂器

麾一

金鐘十六

玉磬十六

大鼓一

搏拊

二

祝一

敵一

琴二

瑟一

排簫二

簫二

笙

二

笛二

埙二

篪二

節一

羽籥各三十六

書籍

上諭二十四冊

又上諭三冊

硃筆滿漢上諭

二冊 聖諭廣訓一冊 御纂周易折衷全部 御纂書

經傳說全部 御纂詩經傳說全部 御纂春秋傳說全

部 欽定性理精義全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全部

御撰明史綱目全部 十三經注疏全部 二十一史全

部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 朱子全書一部 孝經衍義

一部 古文雅正一部 大清律全部 律例校正各條

一部 續纂條例二冊 外官相見儀注八卷 學政全

書二冊 學宮備考八冊 大成佾舞式圖一冊 科

條例八冊 南北遊草一冊 養正遺規一冊 蠶務

規二冊

呂語集

卷 部發書目價值三冊

學田五頃零四畝元延祐五年置有碑記久廢 國朝學  
田三頃二十四畝又燈燭地八畝康熙五十三年教諭陳  
國書捐俸置坐落城北有碑記

義學三處康熙二十三年知縣馮大奇創建又設別館一

區擇諸生有志進取者課業其中資以膏火義學學田一  
頃四十畝

坐落西古風地九十畝  
坐落泰山廟地五十畝

社學在興賢街南又各社皆有學共二十七處明成化中

知縣吳裕建見府志

卷之三

三



公署

縣志

舖舍

坊表

郵政

郡邑之有官署長民者所居高而聽事者也宏其棟  
宇非美觀瞻亦謂體統尊斯政令肅耳夫居是署必  
思盡是職古之循吏有升堂鳴琴而邑以治者有閉  
閣思過而民以化者風流令行斯無忝君子攸芋之  
頌歟至宦途遷徙本無常居隨時繕修庶前規弗壞  
毋曰此如傳舍任風雨之飄搖也志官署

**縣治**在城西北隅創建失考共地二十七畝二分明洪武  
三年知縣熊邦基重建景泰七年知縣薛良天順四年知  
縣邢表繼修成化十八年知縣吳裕重修萬歷十二年知

縣樊楠重建儀門三十一年管縣事彰德府同知張蘊道  
重修三十六年知縣宋大奎重修縣堂 國朝康熙二十  
三年知縣馮大奇增修乾隆十八年知縣吳喬齡改建二  
堂時庫房暨精思堂俱圯並鼎新之

廳事三間前有抱厦後廳三間

即二堂

西廂房二間廳後

五楹為精思堂堂東為槐琴堂為石子堂堂西為幕室  
前後各三楹前三楹名春偕堂庫在廳事東為屋四楹  
廳事下為丹墀為甬道兩廡列六房科各十間中立戒  
石亭亭南儀門三間東西兩角門門外東西役房各三  
間門東為衙神廟

即土地祠

門西為獄直南為大門門外東

有榜廊舊有迎賓館收糧所申明旌善二亭今俱廢  
王華重修獲嘉縣治記獲嘉爲邑隸衛輝實維四衝八  
達之途使輶往來日絡繹不絕官是邑者以一日計之  
送往迎來供饋之煩何啻數十而錢穀之征歛差役之  
調發獄訟簿書之簡覆勾稽不與焉是以雖當豐稔之  
年爲令者以得免部司之誚責爲能事以小民之不逋  
負爲稱職其諸無關考績者非惟力不能爲而亦不暇  
爲也况歉歲乎成化壬寅春吾邑吳君天宏由進士拜  
獲嘉令先是其邑旱潦相仍公私困竭百度不理君至  
卽訪求民瘼賑貸有方上足供饋之需下無流離之苦

越明年政洽民安君乃以其餘力修舉廢墜於學宮之  
頽敝者新之驛館之傾圮者葺之道路之不便往來者  
開而通之壇墀之狹隘弗稱者闢而廣之又明年歲豐  
久樂君於是復重修縣廨易朽腐爲堅良拓卑陋爲宏  
廠始而前後廳堂次而東西廊宇以縱計者四十七丈  
五尺以橫計者三十六丈二尺以間計者廣狹共二百  
一十五楹肇工於成化乙巳年三月畢工于丙午年二  
月由是官有寧宇吏有定居僉謂不可無言以紀其成  
而屬予書之予惟先王之政巨細畢舉故官府次舍橋  
梁道路皆王政所當務而不可遺但世之苟安自私者

視臚字爲傳舍雖其才力可爲亦置之不理焉知爲  
所當務哉吳君當旱潦後值難爲時人皆自顧之不暇  
我獨兼爲而有餘且其先後緩急間爲之各得其序  
知所當務而才力之加于人者曷克臻是哉抑斯役也  
費鉅而賦不加歛役興而民不告勞是皆可書以傳諸  
後俾來者知君之所爲其可法有如此

賈汝楫槐琴堂記有堂有名則有意隨所寓而取之也  
古之人築堂遇雪題曰雪堂構亭得雨命曰喜雨飲少  
輒醉則名醉翁以竹爲瓦則爲竹樓皆隨所寓而名之  
然亦未嘗無意焉吾友吳天宏氏明經進士宰獲嘉

嘉地瘠水鹹民愚健訟在中州為難治邑天宏下車  
則示之以政刑繼則加之以德禮無何民免有耻將  
進于善且家有財而少愠也于是始興百廢修城濬  
新泮宮治街市復以餘力葺其衙齋縣堂東北隅舊  
老槐一株枝葉蒼鬱如屯雲張蓋天宏命役葺除薰  
環墻垣營數楹以為息肩所公退危坐鼓七絃之琴  
烟凝戶槐陰滿庭襟懷豁如也名其堂曰槐琴是亦  
所寓而取之者歟余以事適覃懷道經嘉天宏聞  
然之音喜可知也留余于堂酌酒叙平生懽且語人

堂命名之意余曰斯堂之名固有取也使子

水洽厚稅斂而急催科則民貧財匱矣

興疾疫間作則民愠而病矣吾子雖賢將欲坐槐陰而  
鼓琴得乎而余又烏能暢飲高歌與子共樂于此乎  
喜吾子政在于民財多愠解故得相與優游而樂此  
也吾不爲子喜而誰喜天宏聞之鳴琴而歌曰槐陰  
陰琴兮清音坐槐陰兮鼓琴願邑民無愠兮多金余  
而和之曰槐陰兮接楓宸琴聲兮宣皇仁丈夫壯志  
終豈沉淪歌已賓主大醉對牀而寢明日束裝將別  
同年友孫君繼善述其言與歌請爲槐琴堂記余曰  
遂書之

馮上知修縣堂記縣堂自建國以來蓋無可考按獲志  
修于正統癸亥距今百六十餘年中間壞而輯輯而復  
壞蓋訖無動大役者是以文獻不傳今上三十有六年  
關西宋侯治吾邑既貞百度乃慨茲堂議鼎新之未春  
月始事問誰庀材曰鳩人問誰儲食曰計吏問誰畚鍤  
而展力曰輿皂諸執事之役拓隘振夷壁壘棟黝瓦  
月報竣唯壯有觀而小民不知也上官不聞也士大夫  
不盡聽與睹也于是侯升堂受賀哭民及士大夫以次  
為侯賀侯舉觴屬客曰諺有云誰其枕不遠履言有  
也

也以不穀叨民社號曰長而臨馭之地縱鼠蟻而延



風不位不威莫此爲甚維今之役子大夫孰當記之  
子乃弗敢辭蓋是舉也有三物焉昔管子以宮室臺榭  
卜國之儉侈虛實此觀大國之風也城連數十粟產百  
萬富思潤安思動安富自有則思極故不儉而侈不實  
而虛其勢然也居今何以方此邑土之大不踰百里區  
區粟帛幾何且孰非額也而檄徵之非朝則暮名曰無  
傷若取諸穴中耳入一之出五之吏祇束空拳故能費  
者能節者也今夫伏階除之下暑雨焉而訴祁寒焉而  
訴一人之身簿書法律日未休而冠蓋又接踵告矣或  
食息皇皇以爲常故能勞者能逸者也通橋梁飾傳舍

豐餼廩上官厭所欲而賓客以爲歡甚幸不暇及所居也又非獨不暇也蓋曰我先之人後之我暫之人永之亦有恡心焉無幸無恡是誠者也節則舒逸則辨誠則永是曰三物可以觀政矣侯曰子大夫之言甚侈不穀何足以語此侯賦小明之卒章士大夫賦甘棠之三章各一觴罷馮子退而爲之記侯諱大奎關西延長人也于是丞則方城楊君文祈尉則白下葛君之覃皆後先與茲役者得並書

賀振能重修官衙記嘗讀韓昌黎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意蓋非之而吾思焉謂其風猶近古若邇來

者以官爲逆旅故往往坐視其廳事衙齋廢而不理謂  
此固傳舍須時日歷階去耳惡煩吾力修之爲噫于其  
身所託處者若是矧託其身以處元元乎哉邑侯馮公  
治獲之五載凡所爲培風俗厚政本保民造士通商惠  
農者以次修舉若學宮之圯而峙城垣之土而甃關市  
徭賦之散而集倚而均民生康遂幾平治矣乃始繕其  
衙舍獲官衙自明代規模畧備然內外左右荒涼湫隘  
麗典之宇靡闕則敝雖歷修葺而主者不關意徒爲消  
功單賄耗里社資滋宵壬濫漁牟冒而已公庶其狀旣  
加節省慮土度木必躬以親有當衝屏壁舊例營之竭

中人產不了而公直數金完之聞者異焉他擢嗇類是  
計所繕置在前者堂屏後廡左匪右厥門墉墀砌若干  
所為出政聽訟威儀鎮撫之方循仍舊貫而壯麗維新  
在內者室廊寮廡後寢前齋步欄軒若干區為琴鶴  
燕閒退食思政之鄉式廓蕪壇而袤延倍昔旣落成  
郊之衆逮其在官者咸色喜相告以來請不佞文紀之  
嗟夫仁人君子撫有方域何在不赤心白意為斯世斯  
人制治求久矧我躬攸據旦晚發政令養百姓以報  
天子實于是焉依詎一身一日之為而顧得師其私智  
委謝因循旦夕也者則今日悉志矢誠經營拮据斯

韓愈於伏見而功於世深乎雖然甘棠之詩曰召伯  
蒞畿上之休也靈臺之詩曰不日成之識下之洽也抑  
斯干之詩曰君子攸躋又曰君子攸寧惟君子當躋之  
惟君子得寧之也如公之功斯克正于其庭如公之德  
斯無忝于其心若乃上多厥政下鮮安業襲歎窮簷蘊  
愁蔀屋而厲出以作之室斯不更為我公臯人也歟作  
官衙記

杜容魏琴堂詩層軒曲曲面墻開清賞欣逢得屢陪午  
夜清風渾作籟當春碧草欲侵臺曲終流水情何限望  
到行山句好裁聖主求賢方似渴未容解組賦歸來

表弼槐琴堂詩綠陰深處草堂開坐對南山絕點埃殘  
暑不容庭外入薰風常自由中來彈當月白添吟興行  
見花黃課茂材此日政成驄馬去甘棠應說手親栽  
縣丞衙在縣堂東偏歲久傾圮乾隆  
年改建于城東

北隅舊察院址

廳事三楹吏舍五間後廳三間東西書室各三楹  
主簿衙在縣堂東缺裁後久廢

典史衙在儀門內水偏乾隆二十年典史胡恒重修

廳事三楹吏舍五間後廳三間書室三間廚房三間

門一間

增修衙舍如獲嘉尉署在縣治儀門內東偏有廳  
事有吏舍有燕室又有庖福制亦備矣顧自創建以來綿  
歷歲月葺治無一八棟柱垣墉日就腐撓傾圮每風雨驟  
至東西穿漏幾不能一朝居余慨然謀所以新之而無  
費也幸得以于其任公事粗理爰以次繕修腐者易之  
頽者扶之漏者補之扉西有隙地數弓築書屋三楹以  
爲燕居之所復于廳事前添建屏壁一座於是規制一  
漸而余力則已竭矣客謂余曰此如傳舍安用是以遠  
計爲余曰不然若是位則當盡是職廨舍之不治此亦  
居官者因循急廢之一端也慮遷徙之靡常惜金錢之

浪擲前人諉諸後人後人又將何所諉耶昔孟東野築  
鬪鴨之堂趙貞固開蒔藥之徑古人高致余不敢效惟  
是有基毋壞隋時葺治俾風雨除而烏鼠去以貽後人  
之安不一愉快事耶子何見之陋也客既退遂濡筆而  
記之

崇寧驛舊在縣治東南明永樂十三年知縣朱斌始建廣  
化二十二年驛丞曹瑞重修 國朝順治年間缺裁久廢  
驛今移置縣治西偏儀門內

村驛在縣治中三十五里明成化元年開設知縣邢表

十九年知縣吳裕重修久廢今丞即居驛中



嘉遠運所在縣治西北朔易門外明永樂十三年知縣朱斌建成化十九年大使李景重修缺裁後以廢

沈村遠運所在縣治正南三十五里明成化十七年開設十八年典史王貫創建缺裁後以廢

王祿營守備官署在縣西南辛城明天啟七年建

把總官署舊無定址僦舍以居現議營建

演武場在承恩門外共地三十六畝

乾隆二十年春有征西卒五千道出河北分十隊前後行獲嘉為住宿地前此凡遇兵行多宿西關百姓輟業讓舍以居大吏洞悉情形議令安營野處毋擾閭閻甚

盛德也第附郭更無隙地田疇交錯東作方輿一經車馬蹂躪麥秋失望喬齡周遭相視惟演武場地勢閒曠可設營盤以官地駐官兵計無便於此者復於城外開道俾徑趨南關以達大路可免入城民既獲安居亦不致侵奪農田妨其本業矣附識於此俾後來者有所考

陰陽學舊在西城門東明洪武十七年知縣劉謀建成化

二十二年陰陽生師章重修以廢

學在關王廟前街東明洪武十七年知縣劉謀建成化

二十二年醫生張純重修以廢

舊在縣治西北郭外崇興寺明成化二十一年

舊在縣治西北郭外崇興寺明成化二十一年  
縣移於城內  
縣署今在福善寺

道會司在城隍廟雍正年間道會楊來祥創建正廳三間  
行署

察院

即西司

在縣治東北明洪武十七年知縣劉謹建成

二十年知縣吳裕增修萬歷十四年知縣張諭重修以廢  
布政司即東司在承恩門內始建未詳明萬歷十四年知縣

張諭修萬歷三十一年署篆同知張蘊道重修 國朝康

熙二十三年知縣馮大奇增修以廢

按察司

即前司

在縣治東南舊為衛輝府廳明成化二年縣

丞韓彛建十九年知縣吳裕增修萬歷十四年知縣張諭  
重修以廢

瓦村察院始建未詳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知縣馮大奇  
重修以廢今為驛丞屯草地

倉廩

常平倉即預備倉向在大門內西偏原廩傾圮祇存六間  
康熙三十三年知縣劉秉智增修三十四間後歷任陸續  
增建五間乾隆十年傾圮九間知縣梁觀我因地勢窪下  
改建於大門內東偏共四十五間

新建倉在大門內東偏雍正六年知縣壽致浦奉文創

十九間又捐建四間共五十三間

四十九間又捐建四間共五十三間

改建倉在大門外兩旁乾隆三年知縣蔡嵩年領帑建共九間

改建倉在新建倉南雍正六年知縣壽致浦領帑建共十二間

以上倉廩共一百一十九間

裕士倉久廢

按舊志是倉爲明上虞何憲伯治郡時所建發羨金財谷五百石專以周寒士並修葺學校萬歷三十年三十年二十一年頻遇歉歲發粟以賑邑諸生之貧者不致與嗟星

留甚盛舉也

郵傳

崇寧驛明額馬二十三匹騾四十四頭南馬十四匹 國朝順治年間裁併歸縣站定次衝額設驛馬五十二匹內裁馬一匹又去撥補閩鄉縣驛馬一匹現在驛馬五十匹驛馬夫二十三名塘馬二匹塘馬夫二名探馬夫二名遞送公文馬夫一名損轎夫四十名馬牌子一名館夫六名裁三獸醫一名夫馬工料詳見賦役

亢村驛明額馬十七匹騾二十八頭南馬十三匹 國朝

站定首衝額設驛馬一百一十四匹增十二匹共驛馬一百

二十二匹驛馬夫五十二名增夫六名共五十八名塘馬四

區裁一塘馬夫四名裁一探馬夫四名遞送公文馬夫二

名損轎夫八十名馬牌子二名館夫八名裁三驛卒二名

裁一獸醫一名夫馬上料詳見賦役

獲嘉縣遞運所額設車四十七輛牛一百八十八隻久裁

亢村遞運所額設車四十三輛牛一百七十二隻久裁

### 舖舍

在城舖在縣治東即舊府廳久廢止在舖司家傳遞

彥當舖在縣東十里接新鄉縣歸善舖

獅子營舖在縣西二十里接修武縣萬廂舖

亢村驛舖在縣南三十五里南接滎澤縣王祿舖北接新

鄉縣小冀舖

以上四舖額設舖兵共二十八名

富民舖

向例凡行亢村符檄俱從新鄉縣舖轉遞稽遲時日知縣吳喬特設此舖取徑達也舖兵四名即於前四舖內分撥

司徒舖

大清舖

劉治舖

固縣舖

大槐樹舖

右五舖以廢

坊表

愛育坊

在縣治前

承流宣化坊

在縣治東以廢

布德達情坊

在縣治西以廢

泮

冰坊

在儒學前成化二十一年知縣吳裕立以廢

皇華坊

在崇寧驛前成化十八年驛丞鄧大興立



一方保障坊在城隍廟前萬曆四十三年本府署印同知魯廷彥立演武坊在周

校閱臺前萬曆四十四年本府署印同知魯廷彥立天高日午坊舊名萬古英雄坊在關帝廟前

康熙五十二年知縣朱一元改題恩榮坊永樂壬午為郭欽立文煥坊永樂癸未

廢舉人坊凡十二為舉人張源張進張福李宣曹幹李折

桂坊景泰癸酉知縣吳恩榮坊正統辛酉為曹祥立進士坊正德

為馮世昌聚奎坊署印通判竇恩榮坊萬曆三十九年為

石父子進士坊為賀盛瑞貞節坊二一為廩生馮効弟繼

郭氏為進士徐培植妻節孝坊在節孝祠前彰善坊在東

郵政

養濟院舊在揆文門外明成化二十一年知縣吳裕遷於

妻善系志表坊表郵政

城內東南隅萬歷元年知縣高應選仍遷舊地火廢國  
朝康熙二十五年知縣馮大奇復創建於承恩門外雍正  
六年知縣壽致浦詳請修建乾隆五年知縣慕震生領帑  
增修住房十間每孤貧一名日給口糧銀一分每名每歲  
支給冬衣花布銀三錢三分六釐五毫五絲

此項於本年  
丁地錢糧內

支給

惠濟堂在東關外官路南雍正十三年奉文創建住房十

三間收養殘老孤貧大口日支銀一分小口日支銀五釐  
每歲大口支棉衣銀四錢小口支棉衣銀二錢

此項於公  
捐存當生

息銀兩

內支給

園在承恩門外一里內明成化二十年知縣吳裕立  
以廢後又於城東二里許添置一所地二畝亢村南置一  
所地二畝俱四十三年本府署印同知魯廷彥立久廢  
畦桑園舊在縣北邑厲壇右明成化六年本府同知張謙  
檄知縣鄭福相隙地建設廣袤計十畝分鑿畦井構亭三  
間門一間碑一通以記興創始末以廢

義塚東關大路南一段小西關大王廟邊一段城北邑厲  
壇西一段南關蚘蜡廟前一段又趙境營中和村亢村鎮  
義塚各一段俱官置

卷之二

三

四

邑令吳都吳喬齡纂修

祠祀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蓋王者治世之大經也下逮百里之區社稷與民人並重春秋祈報有其舉之莫敢廢焉若夫山川之神功存默佑慈惠之吏澤求甘棠奉以粢盛新其榱桷此亦順民情而無乖於祀典者故附及之志祠祀

社稷壇在揆文門外壇高三尺濶二丈五尺長如之石主  
明成化二十二年縣丞孫懋修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廣陽門外制與社稷壇同石主一明  
成化二十二年主簿趙徵改修

按二壇舊各建有宰牲房神厨房齋宿房櫺星門今俱  
廢

農壇在縣東關外路北壇高二尺五寸濶二丈五寸長  
如之 國朝雍正五年知縣壽致浦奉文創建大門一間  
東西房各一間壇後正廟三間碑一通籍田四畝九分  
邑厲壇在縣治正北制與社稷壇同碑一通

按厲壇舊亦建有宰牲房齋宿房櫺星門今俱廢

廟見學

廟見學

勅更今名見學

名宦祠見學 雍正元年奉 勅更今名見學

名宦祠見學

鄉賢祠見學

武王廟在縣東大王社始建未詳元末燬於兵明景泰七年邑人桑仲禮建年久廟圯 國朝康熙八年邑庠生劉克厚等重修

陳禹謨募修武王廟疏獲邑之東去城七里許時若崕樓者為同盟山下有太公校閱臺豐碑志之今臺廢碑亦斷而路草間矣獨廟貌僅存每春莫一舉綸祭載在祀典未之有改也祭之日無老幼男婦奔走香火幾殫

出里及問故僉云別有所禱彼麇至者竟不知有所謂  
周武王也嗣後且杳絕人踪矣不佞每登之未嘗不累  
歎而太息也曰茲邱也非燹伐之主所為秉旄仗鉞而  
誓師者乎非涼武之佐所為發揚蹈厲而整旅者乎又  
非八百諸侯三千虎賁所為一心力以聽命者乎而公  
何寥寥也令人履之而神情振然不覺百端交集已  
地之盛衰亦復有數寥寥者豈知不浸淫而更盛  
譬同段共城游共城習形容巨詭山形迴顧若龍  
獲邑有助及案邑志則何處夕照蓋若八景一  
登張郡丞公來治邑事



思一新廟宇隨索董其事者道人曹道成應命行且鳩  
工庀材而屬疏不佞乃不佞固念之矣寥寥者之浸化  
而更盛亦其所也夫明祀宜崇分符者業任首倡無論  
已乃弔古者有大於古興王之蹟若斯而可不爲意乎  
如形家言山靈有助邑勝宰官素封家若之何忍視其  
圯山人介冑之士常習尚父六韜以世其祿者獨奈何  
墟校閱之場不務規新之哉是皆不可無助不佞敢因  
道人之請以告同志

賀振能重修武王廟記吾獲出東門五里巋然有阜高  
而大者曰同盟山相傳周武革殷不期而會諸侯八百

為壇誓師實蒞茲所王廟在焉自先代建奉朝勅有自  
來矣或謂茲阜實當時羣侯庶士纘負土而封之故能  
高以大如是然無考也余家有別墅在山之陰歲時過  
敦耕焉嘗於夏秋間登其巔風乎山門之外遊目騁懷  
見村落林莽風烟離合一切在下曠然有高世軼塵之  
意已乃東望牧野西溯孟津念興亾其一瞬感治亂之  
日新又不勝愴然遠覽神動而悲嘯也是知古今來無  
亂弗治相尋之數極焉必返聖人者出而廓一世之穢  
寰海用休書曰獲仁人以遏亂畧易曰武革命順天而  
應人顧此歸然者一抔之土固千百年功名之跡仁暴

盛衰之明鑿哉舊有太公飲馬池校士臺皆負山之陽  
歲遠圯堙高深畧辨其在院中者王廟之外真武三官  
蚩蜡疔疽右伽藍凡四殿各三楹則土人因事時舉而  
附置焉鼎革以來兵燹饑饉廟貌不葺敗壞者久之至  
是邑諸善士謀鳩工新之而益王廟前拜殿三楹右官  
亭三楹他制如故門墉堅整輪奐丹堊無憾允盛事可  
述矣與斯役者倡之董之分輸合作例並書以旌其勤  
悉諸碑陰

關帝廟在城內折桂街北首明末樂十三年邑人侯伯川  
建成化二十一年邑人李賢等修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

知縣馮大奇重修

按帝祠徧天下即以獲論城內外暨集鎮村屯指不勝屈茲概勿錄存此者重祀典也

八蜡廟在縣南在城社明永樂十年建

馬王廟在縣治東康熙五十六年知縣戴承勳重修

以上俱載祀典有額支祭銀詳賦役

城隍廟在廣陽門內明成化四年邑人岳仲仁等建成化二十一年知縣吳裕修明末殿宇傾圮國朝康熙七年

知縣陳生吉率邑人王垂裕等重修改大門為南向立

西坊增置拜殿二十六年知縣馮大奇重修乾隆九年知

嘉慶十年知縣梁觀我繼修

邑人王永祿重修城隍廟記城隍有廟在昔已然我國  
家之制有司入官三日必令躬謁朔望日如之春秋壇  
壝之祭必奉厥神主以爲配豈有諂於神哉蓋禦災捍  
患庇貺一方惟功之不可誣故報之弗敢苟也獲嘉城  
隍廟舊在縣治東南隅自弘治甲子街民郭聰輩重修  
後寥落幾三十年未有繼其迹者以故棟宇門墉之屬  
日就頹朽且規制淺隘弗足以棲神靈而展儀物嘉靖  
壬午知縣事霍邱王公嘗議改創以歲歉弗果越明年  
陰陽官師璋乃屬儀官傅相引禮劉錦省祭王良暨鄉

者汪檜王隆荆孝張剛方虎於廟次語之曰若知城隍  
之重乎曰未也曰能登邑厲之壇誦容臺之劄當知厥  
神之重而此廟所宜新矣且浮屠老子之說荒唐特甚  
吾輩亦嘗捐貲築宮弗敢或靳於此乃坐視其頽且朽  
而莫爲之所神人相倚之道若是已哉盍共圖之且以  
紓我侯未竟之志衆悚然曰義舉也敢弗惟命遂焚香  
矢志期克有終始又三日各出家資若干以號召遠近  
維時弗假督促倒囊赴義者前後幾二千人得白金九  
百兩有奇於是備禮告廟舉遺跡而毀拆之徵諸土工  
木工石工簡厥尤者與規畫制度爲之約曰材佳尤

勿論市價工惟其能勿計備值仍聯之肆局豐之儼糜  
予之限期日省月試振勵有方纔再踰年而厥功告成  
矣今計成功東買民宅五丈以增式廓中建正殿殿之  
後曰寢宮宮之左右曰茶局酒局殿之左右曰東廊西  
廊其下曰樂樓樂樓之外曰中門由中門而西轉曰大  
門由大門而東向曰土地祠土地祠而北折曰子孫祠  
祠之後曰道士院總爲楹四十有九具創出一時備極  
壯麗又以廟勿可以無象則自宮殿而下隨在肖之雖  
尊卑繁簡各有分別罔勿曲盡情狀足以起厥敬心說  
者謂是役也土木旣稱綜理亦周廟舍之大小適宜階

序之濶狹盡制其曰正殿欲神之安所尊也曰寢宮欲神之得所息也有局樓以需宴樂有廊祠以備官屬內設羽院則灑掃有人外拱門墉則竄犯無隙至於神鬼肖像尤切瞻依廟制於斯新且備矣繼而省祭王讓復建鐘樓於殿左工材之費且取足私家其有禪於厥廟之新亦豈少哉工肇於嘉靖癸未之正月落成於乙酉之十月是後十六年為嘉靖辛丑太湖吳公實知厥事政和刑中民用少裕山僧性善同引禮官陳九思思約耆民郭本智張延佑張時王詔田良臣姚溫黃



作始之功弗可泯也因徵余記余謂城隍廟之新否有司之責也有司以民故弗建而民自爲之功成而民弗售使人刻石於十六年之後其恤民之仁敬神之義樂善之誠具於是乎見之永祿固踈淺敢拜手僭記

職金丹記獲邑城隍廟在城南門之左蓋取位離向明之義其廊廡殿寢峩峩翼翼規制固已宏厥奈多歷年所風摧雨圯識者嘆之前邑令繆公有事修葺工未及竣後令梁公繼之捐俸鳩工率一邑之士民以董斯役缺考補之敗者修之施丹采加黝堊金碧輝煌一時煥然改觀焉廟祝者屬余作文以記其事余思夫城隍之

神民所托命者也新其廟貌豈直曰肅觀瞻已哉昔先  
王達幽明之故絕地天通凡名山大川出雲作雨能靈  
民庇者必隆之享祀載在典禮自封建之初洎列郡既  
之後有土斯有城有城斯有池池即隍也隍以衛城城  
以衛民其有庇於民者吾知必有神焉以陟降照臨於  
茲土也然則斯神也與山川無異斯廟也與一切淫祀  
徒耗民貲勤民力且為世道人心之蠹者迥不侔矣故  
創之修之所重在民亦古今之大典也哉今兩賢令後  
先繼美共成斯役其禮幽者即其治明者也所謂神尊  
教敷而天下服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夫陰陽之治維

人神之理無二嘗聞有頑梗之徒毀風敗俗倖脫法網  
神或謫之於冥擊之於暗迄今轟傳人口赫赫若前日  
事姑弗具論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此明訓非虛語也故入斯廟者或頓生英  
戰兢惕厲之念而勃動其改絃易轍之心即以爲彰善  
癉惡司其權亦奚不可或曰神之赫濯有求必應凡風  
雨水旱往往禱之蒙神庥焉予曰城隍與邑令相爲表  
裏者也無不愛民之令而有不佑民之神乎自今以始  
大有屢書四境休和邑令之力也即曰神之貽矣亦奚  
不可爲文以勒諸石明神以人爲主且冀夫後之加禮

於神者必軫恤乎民庶神之不吐其享也歟

湯王廟在縣南小呈社明天順五年邑人張致遠建一在  
忠和鎮創建無考

文王廟在縣東大王社元末燬於兵故址尚存通志在縣  
南五里

東嶽廟舊在縣北三位社元至元十一年邑人張德建二  
十年邑人張式徒於承恩門外明成化十年邑人程惠嘉  
靖三十四年寧山衛軍生王惟精等續修萬歷十一年署  
縣徐宗舜重修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邑人王垂裕繼修  
真武廟在縣治西明萬歷四十七年建

北王廟在廣陽明外明末樂十一年知縣趙恭建成化二十年義官郭聰等重修 國朝順治八年知縣馮雲朝重修

三官廟在城東南隅久圯乾隆十八年知縣吳喬齡捐俸率邑人重建更名福善寺

吳喬齡新建福善寺記福善寺曷為建也奉三官神兼祀劉猛將軍也三官故有廟其重建者何制小而久傾也稽神之名號未載祀典而靈應丕著所在祠而祀之國朝康熙初趙君國鳳來宰邑未抵任前數日遇三秀士同宿郵亭談甚偉詢其籍曰獲嘉詢其舍曰城東三

人者蓋昆仲而同居者也。比趙抵任，從容問諸土人，僉曰：無有。趙心疑之。暇日過城東，見有小三官廟，圯甚。恍然悟前旅次所見。曰：神殆詔余以新廟乎？即日繕葺之。喬齡載其事於邑乘。中神之示靈，此固其一端已。廟既葺，三官曷為兼祀劉猛將軍也？酌神貺且從民望也。將軍之事蹟載籍無考，或曰名琪，漢時人；或曰名銳，宋南渡名將；劉錡弟。其說各殊，而總以善治蝗著我朝。

世宗憲皇帝特勅直隸省州縣建廟祀神，有司憚於營建，或多因循。未果。云乾隆壬申，夏鄰邑蝗生，吏捕滅無寧。曩喬齡默禱於神，縣境獨免。田禾得無損，古者八蜡之祭。

美報不遺貓虎矧神能去昆蟲之孽功在三農哉是又  
烏可以無祀其以福善名寺何也是役也慮土度木厥  
費不貲獲故貧瘠區齡何忍以營建之事重累邑衆而  
紳士商民樂襄盛舉輸鏹弗絕丹楹刻桷不日成之財  
也者人所靳而不輕予也乃欣然各出其所儲新廟貌  
而妥神靈不可謂非敦善者也夫天道福善理有不誣  
今而後神其錫嘏於民俾無疵厲無天札年穀時熟螽  
蟻不生於以薦苾芬而鳴磬管民之福也吏之願也故  
寺以福善名也時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孟夏朔日

劉猛將軍廟舊附城隍廟內規制狹小乾隆十九年知縣

齊嘉興志卷四  
十  
吳喬齡改建於福善寺內三官殿前

天仙廟一在承恩門外一在縣南亢村鎮

府君廟在通武門外

按府君姓崔氏名珏祁州古城人唐大觀中舉賢良仕  
晉地有虎噬人檄詣縣殺之遷滏陽辨負債之寃仕衛  
擒巨蛇厭水患德政甚彰人多立廟祀之

黑麓神廟在縣東北大王社即二仙廟明永樂五年耆老  
德建今廢

按通邑有黑麓山山下有潭禱雨輒應建有黑麓神祠  
魏孚佑公即山神載於府縣志而汲冢新鄉亦俱有



神化... 相錯廟... 之宜矣

在... 門外康熙年間商人迂可大創建

在縣治西北滄溝村

祠在縣北十里三橋村晉嵇康阮籍山濤阮咸

王戎為竹林之遊時稱七賢邑中高其風立祠

未毀於兵故址尚存

按晉書不詳竹林所在惟康傳云戎自言與康居山

二十年未嘗見喜慍色又云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

從之遊而籍傳亦云籍嘗於蕪門山遇孫登與商畧

古及栖神導氣術則籍輩竹林之遊正在居山陽真孫  
登相遇時也明一統志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有七  
賢堂註謂即籍等隱處今是地與山陽相去甚近豈七  
賢嘗遊於此而遂名之與七賢事見流寓

董天星七賢祠詩逶迤渺晴暉寒颺蕩平陸山陽原草  
繁野雲藹僧屋紅泉冷哀湍瑟瑟淡高木遊目俯周垣  
夕陽動修竹為想飲酒人頗有風流目浮沉持杯掌出  
處畏返覆懷此歛斫心感彼沉湎俗踪跡自古今達化  
傷化速低徊緬曩徽餘思對樵牧

劉伶祠在劉固堤祠廢後屬浮屠今法雲寺是也鄉人

劉伶詩

義孝弟

西雍正五年知縣壽致浦奉文建祀

明昌李全明汪仲誠郭政附祀明賀仲軾馮上用李朴

光曠士儒賀仲術 國朝王一林王奉珽

在承恩門內雍正五年知縣壽致浦奉文建祀元

氏明郭王氏王丁氏馮李氏徐郭氏錢吉氏 國朝

文司烈女附祀賀王氏浮杜氏郭李氏郭王氏朱崇

汪氏賀王氏楊張氏樊郭氏趙王氏馮李氏馮岳氏

呂氏馮朱氏李岳氏賀張氏 張馮氏李孫氏李

姜氏崔周氏徐陳氏岳楊氏 子氏岳郭氏郭花

天李馮氏卜郭氏丁張氏岳賀氏王張氏徐

馮李氏馮陳氏岳賈氏張方氏

梁氏趙董氏趙司氏鄧桑氏方居氏

三合祠在縣治東南府廳右明成化十五年邑人岳仰仁

前令岳仰仁邢表鄭福俱今故址混入

表

本公祠在縣治東南府廳右明成化十五年邑人岳仰仁

等建祠八十年岳仰仁

為嘉靖壬戌獲嘉縣像於其中而祠之且請予文以  
之西旁構堂三楹置像於其中而祠之且請予文以  
表諸石予曰李公何德於汝而汝祠之耶楫等跪而前  
曰獲嘉縣舊有寧山營屯兵十一營每軍水田十畝之  
化以來歲久法廢軍多逃而其田為強暴者所兼併  
至有一軍占數分者有一百戶下少數十分者公下車  
即審知其弊為之訪查而清理之百戶馮倫下清出田  
十三頃有奇召楫等給還之楫等始得歸業而有室室  
之樂是以祠之予曰此汝等一家之私也予何以文之  
予往來郡中郡中士夫往往為予道舊太守范公之賢

以爲古之遺愛又曰范公賢矣然非得李公繼之則其  
賢雖盛而弗傳予曰何曰李公之繼范公而爲政也凡  
范公所行一遵而行之無遺其更是以十餘年來民得  
休息而不苦於繁擾者二公之力也予讀漢史見曹參  
繼蕭何爲相悉遵何治而民安其清淨何武爲京兆  
尹守法盡公所至無赫赫之名後常見思心蓋此意也  
夫李公能釐數十年之積弊一旦奪彼以與此其  
與力豈不足以有爲者而規鑿然守前人之法而  
則其不炫能不矜名知體要而不欲爲膠膠擾擾  
知矣又楫等之立祠不在其

時而在於其既去數年之後則其在任時無赫赫之名也又可知矣然則楫等之祠雖一家之私而實輿人之願也是不可以書乎遂呼楫等書以畀之俾刻石焉并系以頌曰公之來兮作則乎前人公之去兮起思於細浪縣治之旁有我斯堂像公其中以識不忘參耶武耶千載相望公名心學號檢菴鳳陽之臨淮人登嘉靖丁未進士由戶部郎出守衛輝今任雲南藩司大叅范公名充濁直隸霸州人

張公祠在承恩門外明萬歷間邑人賀盛瑞建祀邑令張

一心有傳即今棠閣處

賀振能重修梓潼帝君祠記先曾王父叅憲鳳山公之少也貧甚幾不能卒業時明萬歷五年獲鹿張公以進士南來宰獲季試得公文竒之爲具資供給獎翼之良至用得肆力於文以成功名而賀氏精稊稱溫族世其業文貞公而下時有顯者皆公力也公以異政擢去而賀氏立祠祀公到今六十年矣前歲天子詔毀淫祠奉命雷行除祀典明神外一切祠宇無是非隳之殆盡叔大人謀所以存公祠不得而易其額曰梓潼帝君之祠乃不毀夫帝君世所傳司命文章而爲文人士陰相者也又三數年而雷潦祠圯亦盡今年叔大人方此上也



小子鳩工復之工竣而梓潼之號乃不可改吾於是有所感矣君子學古入官治政不一然上而獻楨於朝下而式化於野培一日以風百年惟作人一事重耳孔門所以訓得人也公治獲仁明之業屈指不盡獨是拔滯摟寒扶植士氣尤嘖嘖人口蓋君子爲國育才臭味所存精神意氣關向自別誠不啻厚私焉而沐其德者亦不能不生成感之此祠之立至今而存也噫公非私賀氏之人私賀氏之文不私其人而私其文是即梓潼之意也得其意即用其號何惑焉吾知述其故以見公之德足以司命文章而今即以此祀之將由是以爲邑文人

士陰相不衰也後之觀者其尚存勸也夫公諱一心字道宗

鄧公祠祀邑令鄧學古久廢

馮上知鄧公祠記吾邑楚慕梅鄧侯以左遷去位士民乃立祠生事之於是有記三代以下天下之勢在郡國郡國之權在守令故兩漢之朝循吏始貴漸及於今國愈貴孔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此則循吏所從來矣侯經術儒者剛直廉愛同為政有精意而畧簿書性寡欲衣食蔬布如寒士開誠布公與眾同好惡不望皇皇無疾辭厲色或數言

傳一人時過問鄉先生并參得失引名行諸弟子見  
在便坐親飭厲爲殊更繇訟鍰租羨暨常祿悉不有而  
郊南一帶荒原用以築廬舍買犢牛募民開墾其中此  
與昔人樹一榆百本蠶者同旨也人謂侯醇謹易與乎  
一監司行部檄若干金侯以文報曰籍無也監司怒手  
裂其文錢穀之期前守急如火侯緩之守械其胥隸纍  
纍錮之獄中而緩如故王宮是作隣郡丞來視工意有  
托扼侯萬端卒弗應丞大恚而去入朝使者得殿最吏  
郡屬長令皆先期集遠郊侯謁使者而侯方徐徐爲察  
丞作別筵曰不以急廢義竟失謁而歸所不可奪者有

如此故三載之間得祓除其心神以專民隱止煩罷苛  
與之休息閭閻遂無所事即遭大役經費巨萬日食千  
餘人而邑中市肆貿易如常迄於罷役四境無譁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侯初嚴民民亦嚴侯少則近民民亦近  
侯末則忘民民亦似忘侯耳馮子曰嗟乎自侯去而邑  
人然後知侯也往城無民村無吏而後或有民有吏矣  
官可爲民受罰甘敗而後必不受不甘矣嗟乎自侯去  
而邑人然後知侯也當侯在事里巷有謠云我稼我耕  
兮何與乃公兮斯有先王之遺意焉假令侯得終事或  
更如漢法久於任當益展厥風猷其視兩漢循吏何遜

不若至其恂恂禮遜本之於誠又服習孔子者也去而  
行之生而神弔之夫誰曰不可侯名學古湘東之臨武  
人

韓公祠在承恩門外天仙廟西祀邑令韓鴻坤

有傳

陳公祠舊在城隍廟側後移承恩門外泰山廟東合祀前

令陳生吉趙國鳳顧岸登建立年分失考

陳趙俱有傳

馮公祠在安義村西偏祀縣令馮雲朝

有傳

康熙年建

五節祠在巨栢村康熙二十一年郡守金雲鳳率紳士創

建祀明副使賀仲軾

有傳

孫奇逢詩先生烈節壯山河  
得鬚眉生氣多携有百

門烟雨好一當蘋藻一悲歌

馮上賓詩威弧付托屬何人

伸曹社

曾傳國夢秦廷無自哭孤臣奚酬世澤沾茅屋祇合  
軀答紫宸盡室相從古亦罕汗青好為烈門新  
肝腸白玉形稜稜清教溢家庭齊芳豈但推賢偶競  
人猶羨小星臣節不緣草野晦坤維更覺女流輕  
生氣于聚象未覺人間豁晝冥

勝悅善旌旗蔽日遍九結妻妾同心誓第生

介石貞只恐史官耳目遠將來未必似吾評  
峻節  
標凜雪霜捐軀慷慨骨猶香青松月冷浮霄漢  
寒映日光百代忠魂知有五一朝國士更無雙  
孤貞烈砥柱中流憲衛邦

孫芝革詩衆葉隨風影亂移老柯挺挺正相持欲知報  
主無窮志秉燭揮毫夜半時 鐵馬西來心膽寒一方  
羅拜乞偷安由來殉節稱難及盡室捐軀事更難  
地風塵進退難一家甘效鐵為肝可憐樓角愁雲鎖  
徃行人拭淚看

賀長喜詩巍巍廟貌肅殷州瞻拜崇塔淚暗流一片丹

心懸日月兩行蛆豆報熟猷風霜不改孤貞節猿鶴空  
悲白露秋嘆我菲材生獨晚區區恒自愧箕裘

郭氏宗祠在縣治前

岳氏宗祠在新建倉北

馮氏宗祠在南陽屯北

郭氏宗祠在小落紂營

賈氏宗祠在城內晝錦街



寺觀

寺觀之設始於漢時洎後梵刹琳宮海內都徧雖其教互有衰盛而相沿迄今原夫柱下五千言旨趨深遠即天竺四十二章語皆平實自其徒遞相敷衍益流於誕妄而失其宗今將火其書廬其居必先使鰥寡孤獨皆有養苟無經理之善政而遽欲芟夷殿宇禁革緇黃勢固有不可行也志寺觀

淨雲寺在承恩門外舊名大悲院康熙二十五年知縣馮大奇倡捐僧隆機募建規制宏麗甲諸梵刹四十二年聖祖仁皇帝西巡廻鑾過獲嘉特賜今名舊有香火地二

頃十六畝又香火地七頃五十八畝八分二厘三毫

賀振能創建東林大悲院記凡道有造於人者養其心以復性而弗即於邪斯無惡於聖人矣昔孟氏師孔子而稱伯夷之清柳下季之和皆為聖人蓋其高風亮節足以作民志氣道雖不同有造於世一也今佛氏所稱西方聖人也西方去中國遠俗雖不齊而身心性命理當不異自其學入中國千百年與吾道并麗天壤賢人君子徃徃旨其說而弗厭詎非清淨之風無為之化通乎性命而因緣果報之說亦足戢人邪妄終不可棄哉

或曰佛古墨氏學也子輿氏嘗力擯之而吾昌

抵也何取焉夫戰國之際邪說橫議與洪水並亂子  
氏息焉宜也今佛者齊聖於凡開迷成悟所謂指犀  
而鍊壙金四相捐六根淨矣故建儀設樂已譏竹管牛  
皮即點石飛花猶是龜毛兔角耳唐承魏晉六朝之陋  
學者不衷於理而飾其迹以為倭上下間俗亂心迷非  
昌黎一疏則江河之勢莫有與極末流之失豈佛氏之  
本原哉夫葛裘不終歲而乘時皆適於體鹽梅不充口  
而調鼎悉賴其滋蓋大成可集則夷惠風流俱關世教  
反經有本即佛老卮言咸裨人心在取者善用之耳今  
天下薄海寧謐儒道昌明而貪競凌厲之風不無相沿

於習俗使時漸於清淨無爲之道而佐之果報之說以神其教安在不廢幾有造於一旦乎善夫謝傳之言曰商鞅敗秦患豈清譚是可爲解者道也吾獲以屏瘡衝區自鼎革兵燹來庶務隳頽賴吾坦公馮侯蒞任六年力興諸廢凡城社衙署業一切捐俸新之茲緣東郭郵亭之役就東嶽廟傍增建禪室招僧居守而士民感侯恩相勸鳩工因其隙地建爲大悲禪院以祈侯壽考自釋迦文佛及菩提薩埵威儀肖相莊嚴實盛亦釋氏所謂象教也遠延禪宗夫隱上人偕高足數十輩譚經衍戒晨夕鐘鼓之音不絕邑民群奉香火士大夫來遊日

夥居然開淨界於泥塗闡宗風於末世而候歲時朔望  
肩輿造院虔禮爲百姓祝釐請弗盤桓休息焉由茲以  
往千秋百世想見侯功在獲人者與佛日長明慈雲求  
護謂招扞曇影即甘棠可也公諱大竒字坦公工始於  
乙丑初冬其落成丙寅良月也與茲役者陳力布金例  
得并侵悉諸碑陰

吳喬齡春日過淨雲寺詩簿書叢裏擲年光偶出城東  
逸興長潑火雨晴沙徑軟催花風過杏林香闕尋僧語  
消遲晝喜聽農歌起遠鄉一縷茶煙禪榻畔坐看紅日  
下西墻

李棟淨雲寺納涼詩風旛飄動磬聲長坐蔭慈雲暑亦  
涼冷笑門前揮汗客底須徵逐利名場 棋聲初歇篆  
煙生留客茶瓜最有情僧但能詩勤把卷自添眉宇一  
分清 衣掛禪枝屐印苔夕陽深院一樽開師能容我  
長轟飲便學陶潛入社來 嘶騎頻催整葛巾出門塵  
土易汗人清涼惟有繡經地始信如來語是直

崇興寺在縣西北郭外宋建明洪武二十四年重修泉甘  
土肥林木深茂晨鐘乍動餘韻悠揚舊志西寺曉鐘爲八  
景之一明末悉毀於兵僭會司慶德以次修整猶未能復

舊制云

張謙西寺晚鐘詩招提瀟灑塵囂靜常聞五夜鐘聲  
鱖魚戲躍海波翻蒲牢怒吼山林振喚醒野杓開禪房  
及泉盥手焚爐香袈裟重整陟金界梵宮兩度參醫王  
驚起隣鷄唱不徹數聲催落山頭月暗風入戶透重衾  
紛紛滿地霜華白餘音散作人間愁一時惹起終身憂  
披衣閉戶不成寐挑燈慷慨彈吳鉤昔年曾作朝天客  
馬蹄踏徧長安陌何如得似老僧閑敲罷窻前翻貝葉  
李智詩禪林鐘動促朝陽野色纔分見曙光沙雁驚飛  
雲落寔城烏啼散月昏黃餘音杳杳迷香界清韻悠悠  
到下方名利關心歇枕客聽來塵慮亦相忘

邢表詩瀟灑叢林舊有名村鷄啼處梵鐘鳴五更餘韻  
禪心寂半壁殘燈客夢驚荒店聞來山月落上方撞罷  
海天明若教張繼維舟聽疑是寒山夜半聲

金秉忠夜宿崇興寺早發太行北頂詩尋磬入禪寺觀  
空息萬緣鳥棲雙樹暝僧定一燈懸境寂塵喧外心閒  
慧照前清晨躍去馬山色滿行鞭

賀振能崇興寺詩西北招提向郭清空門寂寞古苔生  
山迴雲影朝栖閣地近鐘聲夜入城久欲叅禪窺正覺  
恰來行散愛春晴坐移紅日聞僧話已信人間萬事輕  
鄒汝魯西寺曉鐘詩月掛林梢烏亂啼曉鐘聲起寺



西山僧不管人無寐打落空梁燕子泥  
斷續宮聲  
羽聲宮聲磅礴羽聲清聲聲捲入西風裏驚破寒蟲  
唧鳴

郭獻吉崇興寺詩少年蘭若地月夕與花晨昔聚僧  
散重來草似茵龍鍾余髮白鳳吐客毫新眼見秋期至  
壇定有人

寂照寺在縣西南羊家庄社元至元九年建明成化八年  
重修

洪福寺在縣南南務社明洪武三年建

等覺寺在縣北三位社舊志金大定三年建碑刻稱建於

唐宋

彌陀寺在縣西南羊家庄社元至元九年建

崇寧寺在縣東南泰山社明洪武二年建

崇興寺一名高廟寺府志云高妙寺在縣南羊家庄社元大德九

年建

法雲寺在縣南南務社劉固堤始建無考明天順弘治間僧緒滿僧祖鑑等迭修之並徙石佛石鼎各一佛座刻東魏武定三年鼎柱刻宋慶歷四年蓋古刹也

王冑孺重修法雲寺記法雲寺在獲嘉縣南劉固堤建無考我朝弘治間僧祖鑑者嘗修之并徙石佛石

各一佛座刻東魏武定三年鼎柱刻宋慶歷四年  
剝也予村右去寺里餘故先大夫少時嘗遊息寺  
寺就頽嘗謂其僧曰若曹有能修者予爲若記然  
應者嘉靖壬子僧慧朗乃矢心修之於是募緣度工  
材之可者仍之壞者易之簡陋者增置之凡營前殿  
中殿後殿各一殿各三楹前殿之左爲伽藍殿右爲  
祖殿楹如三殿數又門三楹由中殿左北折爲方丈  
房各有差訖工於隆慶之壬申凡竟一甲夫僧道修建  
多徼神誑惑人不則用術鉤鉅之朗獨以誠募人人亦  
感其誠而輸予者不吝費用有成乃同其社人郭琴秦

仲實族弟天佑等來乞予紀其事予喟然曰是予先子之所志也是予枌榆之所在也是予宗族之所聚會也予焉敢辭既述其始末時月因復語之曰吾聞佛氏崇無者也故以天地山河為滯碍若如其道則無寺亦無壞無壞亦無修朗固居寺而重修之無乃徐子厚奚其親之意歟故予亦為直之夫道無有有無循環無端者也故無寺也建乃有之有之不修則不成有修之所以成有他日材朽瓦消復歸無矣是故自無而有造也自有而無化也滯有不可也淪無不可也岐有無而二之不可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天下之理盡矣夫是

也循材質之宜不强焉靜也棟宇成定也戶牖虛朗出入通焉慧也取象於茲思過半矣朗能守釋戒通佛書  
曉達禪機故以是語之

觀音寺在縣南豐樂社明永樂十八年建

崇福寺在縣南張朴屯元至元二年僧普明建有香火地  
二十四畝

三橋寺在縣西北十里寺久廢明嘉靖間僧常月更創  
來雲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創建歲代失考碑記云唐時  
重修

寂照寺在靳村元至元五年建

登覺寺在縣南大辛庄明天順間建僧淨德掘地得斷碑  
視篆額有登覺字因名

附白雲寺一名白茅寺在縣治西北元至元二十年建明  
洪武二十二年重修改今名舊屬獲嘉後割隸輝縣  
文殊菴在忠和鎮

隆慶觀在縣南泰山社久廢

道真觀在縣西在城社金貞佑三年羽士德明建  
丹陽觀在縣南南務社明永樂三年建

景德院在縣西大林社宋景德四年建

寂照院在縣西北三位社元至元五年建

音院在縣西南忠和社明宣德元年建

右三院見府志俱久廢

文昌閣在廣陽門外東南康熙十四年邑人賀振能等創建振能又自建最樂菴迤東建雲外軒軒臨滄浪池池水澄泓桃柳夾岸邑士多於夏秋誦讀其間今廢

獲嘉縣志卷四

三



邑令吳都吳喬齡纂修

名蹟

時代推遷境地因之變易蓋有當年赫奕不數傳而高臺既傾曲池已平欲問遺跡莫可識者海桑陵谷自昔興嗟而載筆之士又復畧而弗書遂使蹟亾而名與俱亾焉獲嘉爲縣最古所稱河內殷墟歷今二千餘載其間名流勝蹟代有留遺哀而錄之俾登高能賦之士因名按蹟可以摠懷古之幽情云志名蹟

汝州城在縣西羊家庄社周圍三里許卽隋所置殷州今

巖僅存遺蹟舊志每值曉霧遠望有城堞樓櫓如海中蜃氣日高霧散即不可見居民傳以爲異

鄒汝魯殷城曉霧詩遠霧晨光內陰晴漫不分模糊一片景合杳萬重雲疎堞疑猶見真源那可聞移時羲馭近九道聿繽紛

齊州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今名齊州村故趾尚存府志卽古殷州城按隋地理志云開皇十六年置殷州大業初州廢今考北史魏崔楷齊鄭述祖皆爲殷州刺史但不知魏齊殷州所在惟明一統志於此下云晉又增置殷州而晉志無之李延壽南北史不作志而於崔楷傳云魏孝昌

置殷州以楷為刺史考之資治通鑑綱目孝昌三年書  
曰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死之榮遂圍冀州註魏分定  
相四郡置殷州以楷為刺史然則魏所立殷州必在定相  
間於冀為近故榮既陷殷而遂圍冀也若以殷州在獲嘉  
豈應越數百里地無一城可取而遂圍冀乎又考隋志於  
大陸縣下註云舊曰廣河置殷州及南鉅鹿郡後改為南  
趙郡改州為趙州大業初州廢改為大陸即今趙州東南  
隆平縣是也齊文宣天保二年秋七月改殷州為趙州以  
避太子諱九月行幸趙定二州正與隋志相合益信殷為  
趙地與定州相近非今之獲嘉詳載以備參考

古城在縣北崇興寺東世傳舊縣治也故趾猶存

黃河故道

見山川

夏言渡河日進呈詞九曲黃河畢竟是天上人間何物  
西出崑崙東到海直走更無堅壁噴薄三門奔騰積石  
浪捲巴山雪長江萬里乾坤兩派雄傑親隨大駕南  
巡龍舟鳳舸白日中流發夾岸旌旗圍鐵騎照水甲光  
明滅俯視中原遙瞻岱嶽一縷青如髮壯觀盛事已亥

嘉靖三月

大河故道

見山川

大河故道見山川  
十里為黃河故道

也按周定王時河徙而北始非禹故道至漢文帝時河徙  
酸棗東潰金堤興卒塞之武帝時又決瓠子每年發卒多  
之皆不復至帝親臨祭而堤始就今開濮滑濬等州縣是  
也則非此堤明矣明帝永平十二年嘗修汴梁堤自滎陽  
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意者此堤之築其在是時歟 府  
志漢堤一在獲嘉縣南四十里下接新鄉縣一自新鄉縣  
西南入境東北至胙城縣又北入汲縣一自胙城縣西南  
上接新鄉縣西北接汲縣一自汲縣東北入濬縣金河平  
軍節度使與敦修以障黃河河久南徙堤址尚存

職在鄉漢堤行行上古堤堤長窮遠目當日防河流  
頻年事修築堤南堤北皆秋水行人取道避泥滓滄海  
桑田幾度秋漢家王氣長已矣憶昔單車自成臯壁壘  
韓軍軍不驚赤幟從此復大振桓桓南向臨洪濤武帝  
行幸南越平只今寂寞警蹕聲長虹偃卧堤仍在人生  
渾如一葉輕一年堤上幾經過一年踏堤幾回歌今年  
此日漢堤行他年此日堤若何轉瞬不覺風來疾太行  
雲幔暗峯嶺風聲雲氣狀萬千沿堤人盡憂浸溢我亦  
心駭尋歸路雨中彷彿前村樹

城南堤在縣南舊志每遇夏霖暴漲賴堤以障田廬第水

誰何人所築考元本縣連魯花赤阿昔脫憐去思碑至元  
癸未夏六月大水卒至幾沒城東南護堤脫憐率民增實  
之疑即此迨明時沁決不常僅存故址萬歷七年秋復大  
決城幾滄沒署印通判竇文修築至知縣樊楠工始就十  
四年秋沁復泛溢知縣張諭增修之 府志護城堤一在  
獲嘉縣城南以障沁水萬歷七年署縣事通判竇文增築  
十四年知縣張諭修

太公校閱臺在同盟山側久廢

粧臺在縣治北世傳紂行宮妲己膏沐所也土阜高丈許

舊有臺可登眺今廢

按粧臺春望爲  
舊志八景之一

張謙粧臺春望詩牝鷄作孽雉商鼎獨夫昏惑施殘忍  
銅柱膏塗烈焰長玉杯酒滿何時醒行宮處處連雲開  
瑤瑤不惜爲樓臺窮奢極欲尚未足義聲凜凜岐山來  
前途戈倒血漂杵寶玉焚身還自取山河百二屬周家  
一代豪華隨逝水妖妃烟滅粧臺空顧瞻陳迹傷余衷  
野鹿呼羣走荒苑土花繡地開春風城頭日落悲笳起  
感古懷今心未已商鑒元來在目前興亡何必窮青史  
李智詩登臨閑眺紂妃臺淑氣熙熙撲面來艷質已隨  
春夢去野花猶向夕陽開宮墻瓦落埋黃壤寢殿基空

卷之四 頽山河增浩嘆商臣何事不興哀



詩曾聞商紂此行宮  
妃子當年笑語同  
楊柳尚春  
春雨黛桃花還暈臉  
雙紅珮環聲散東風外  
羅綺香  
芳草中翹首不勝傷  
往事夕陽猶照古臺空

畫天星詩離宮無恙日  
玉輦幾經過四海餘孽  
感高臺  
出笑歌綺羅春夢去  
花草夕陽多俯仰懷今古  
繁華盡逝波

春馬池

見山

七賢鄉在縣北晉嵇康阮籍等七賢同隱於此因以名鄉  
春柘園在縣東北因其村以爲名明邑人賀盛瑞讀書處  
賀長喜柘園記獲邑附郭咸瘠土也東北行五里許頗

肥美稼時恒聞轆轤聲土人汲水灌園畦町縱橫雜莖  
慈肥卽而近之有廬舍參差隱見於林樾間者巨栢村  
也村之西偏掬栢茂密翠色可餐樓臺高聳修竹掩映  
者先大夫叅憲公棲隱處也公嘗鼎建宸居竭忠盡瘁  
經營土木之役不遣官不加賦工程告竣而帑藏之盈  
一餘以百萬計則事君之誠愛民之仁裕國之義幾無忝  
矣乃工成被嫉退然有遐思焉心已盡而才已殫自非  
懷才不試甘爲肥遯者流也故其隱也不隱於山不隱  
於泉而隱於翠栢之陰乃名其園曰栢園向離爲門  
三松外植幾椽行藤滿道旁植栢爲林直達前庭

環綠堂環堵皆栢也種雜卉於其中古槐蔽於簷際綠  
陰環繞公所以集良友會嘉賓求嚶鳴之好者也由堂  
而北則此事樓在焉樓之下匪棟匪梁甃之以磚內爲  
曲洞由兩旁拾級而登之則疊屋二重廣三楹起角重  
簷回廊四圍家居讀書其中乃慨然曰一經作吏此事  
便廢今賦歸來此事復修矣樓之後則有池止水一泓  
青蓮承露良宵雨歇水無心於邀月月無意於投水水  
一月交輝於綠荷紅霧間者蓋不期而會也因名其池曰  
清漣池池上有橋曰獨立橋舉世皆濁而我獨清其卓  
然獨立者歟稍北則爲因隱亭寬五楹兩旁置小閣圖

書藏於內閒時錄行過事宜輯爲文稿以寫其志者也  
階旁置翠竹百个老梅數本則公之清風高節可概見  
矣此事樓之左則有眺蟾臺邀東山之月而醉於掬栢  
叢中由臺而北則有小高樓臺榭屋宇超然獨上也由  
此而西可達於因隱亭此事樓之右則有醉豁亭一楹  
小閣四面玲瓏微醉登眺萬綠凝眸由亭而北則有小  
有天蓋昭昭之天與六合之天原非二天又何必問仇  
池之穴而潛通之也由此而東可達於因隱亭亭之後  
爲桃塢經春爛熳快人心目亭之前而池而樓直達前  
庭栢園之大觀盡此矣其取義題名各有深意若古人

孟戶牖皆刻銘不... 清玩已也而又有大不  
谷已於斯園... 為隱士之園林後為忠臣之廟貌也  
我文貞公繼... 不替著書必於斯盡節必於斯於環綠  
堂則題遺詩... 於醉豁亭則題遺囑矣於眺蟾臺則拜  
闕謝恩矣於此事樓則偕家死於其上矣一至兵燹之  
後竟成黍離之悲嗟乎以向之優游講談之地一旦遭  
國破家亾之慘寧不惜哉然忠臣義士之遺踪又安可  
令其頽敗零落乃爾耶是以追維故址培厥芳徽爰因  
環綠堂故址建為五節祠因此事樓故址建為五節樓  
因醉豁亭故址建為遺筆亭因眺蟾臺故址建為拜闕

臺是皆忠魂義氣於焉攸寄者也至於清漣池獨立橋  
小有天小高樓皆附乎因隱亭者猶其舊也斯廟也不  
猶然一栢園也耶悲夫自古忠臣義士父不能得之於  
子君不能得之於臣茲則一以功成高隱一以理學殉  
君安則奏功危則致身以父子而處君臣之際不亦難  
乎所謂忠貞世濟成仁取義者寧諛言哉余小子無知  
謹即栢園之所以爲栢園者記之如此

御書樓在淨雲寺內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巡迴鑿道經獲邑寺僧超玉迎駕特賜

七言截句一首並行苦神秀四大字玉因募建斯樓以誌

高數仞北枕行麓南俯平原可資遠眺

河南巡撫徐潮淨雲寺新建 御書樓碑記事有曠  
載而難逢者不可以不誌在昔虞廷颺拜喜起賡歌至  
今傳爲盛事後之人緬想風徽猶欣欣向往之不置今  
以山林野老岩木緇流得被

聖天子從容顧問疊膺 恩賜尤非事之偶然者宜乎超  
三五之以 御書樓之建請也維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  
未臘月五日

天子西巡狩畢道出獲嘉之東城黎庶歡騰喜見  
天子侍城東大悲院老僧名超王者亦隨衆趨迎

天子止輦與語玉即奏曰益聞 聖德如天湛恩汪濊物  
靡不得其所往者 翠華南幸招提蘭若悉有題名臣  
僧玉冒昧敢請願亦有以題僧院額者

天子曰俞哉立灑 宸翰題其寺曰淨雲且 賜之詩曰  
秦晉山河巡幸畢迴鑾攬轡歷新中忽聞梵語如風送  
疑是江南話桂叢即今之刻著於石屹然特峙於樓中  
者又 賜行苦神秀四字以褒美焉既又 賜八珍飯  
一盃上參一觔上茶二封温綸欵洽縷縷無已備載僧  
徒祖鑿祖印召對語錄中玉曰 天恩如此豈能一  
息耶是不可不圖所以報者爰募建樓五間表曰



御書刻詩於石以爲供養之所且鼎新其寺之門志未  
匾額越明年甲申三月凡我同僚割俸金有差鳩工庀  
材不數月而斯樓落成超玉走請曰玉之膺此異數也  
惟節使實目擊之請書其事於石以垂不朽盛事予時  
巡視中州扈 蹕過城歷歷親覩予曰是奚辭哉是莫  
辭哉夫宣上德意導揚盛美臣子責也

聖天子巡方問俗察吏安民無非以元元爲亟設超玉者  
出其儒術以馳驅王路與

聖天子獻可替否當更有都督嗚呼於彤廷之上者其蓬  
以是已耶惜乎其以浮屠老也雖然超玉之行斯已異

矣戒律精嚴悟歸正覺於儒書無所不窺尤長於詩不  
得於功名而得於異過 恩膏優渥 眷注彌深此焚  
修之美報也後之住持茲寺者亦能如玉之勵行畫夜  
修持用光前烈則賡歌拜蹈之榮當不減超師之盛遇  
也然則斯樓之建上以仰答

聖明下以風勵後嗣其所係顧不重哉若夫嗣而葺之  
無使廢壞嚴加保護勿使傾頽更有望於宰是邑者思  
爲記時康熙四十三年三月

定居樓在郭西邑人馮上知築

趙南星定居樓詩樓成衛國舊山川避俗閑居興沙嶽

曠宇儘教宮燕雀遠天常爲送雲烟即誇洵美寧非土  
何似爲郎久不遷我亦東園曾小構相望壁室兩神僊  
御碑亭在東關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書朱子題薑詩 賜超玉和尚知縣高必遵  
刊石建亭



隴墓

近柳下之隴不敢樵薪蓬蒿相之墳蕭然下馬由其  
人有不可泯滅者斯百世之下猶憑弔歎焉舊志  
稱邑多古塚然遺跡銷沉斷碑剥落一坏荒土姓氏  
半屬無稽至如往聖昔賢莫不引以為重張朴有文  
王之塚商陵留子夏之塋疑以傳疑已非一日今亦  
姑仍其舊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也志隴墓

周文王塚在張朴營世傳武王伐紂旋師葬文王木主於  
此塚上舊有廟久廢今百子園四石刻尚存

卜子夏墓在邑西商陵村

俗呼雙陵村

國朝康熙五十五年

衛輝知府莊廷偉知縣戴承勳大書先賢卜子夏之墓勒石墓前俾後裔世守歲時奉祀

按雙陵在邑西六里許舊有荒墟一區荆棘叢生土人莫敢有耕者傳為子夏塋地也家語稱子夏衛人衛郡卜姓僅見於獲遊邑庠者不下六七人為子夏之裔無疑則其塋當亦在此闕里志稱子夏墓在曹州邑之墟或子夏之先塋而曹州為子夏之旅葬未可知也附志於此以俟博古者考

亂塚在縣治西俗呼虛糧塚或云地當是故侯塚墓守土者無

不觀殆非也衛古藩鎮

張謙亂塚晴烟詩古塚累累難  
而識斷碑遺字蒼苔蝕  
英雄一去掩荒 麥飯何人作  
寒食吁嗟埋玉知幾年

堂堂歲月相推遷隧道荒涼長  
荆棘墓門啼噪來烏鳶

宿雨初收天欲曉曛曛旭日升  
吳松楸處處起晴煙

縈迴不許東風掃須臾布野迷  
成城粧添物色何其清

輕籠楊柳連村暗低拂桃花照  
水明闌來策馬西郊外

濃淡縱橫非一態遙望山川八  
盡圖撫景倘徉心自快

李智詩荒塚累累歲月更誰微  
常見暖烟生乍經草色

無端趣輕覆花枝分外清寒  
迺令感愁漠漠潤沾翁仲

淚盈盈英雄不盡豪華氣猶似當年恨不平

邢表詩馬鬣重封不記年胡來長見起晴烟霏霏桑柘  
孤村暗漠漠松楸幾處沖山氣凄涼芳草外英魂縹緲  
夕陽邊人間祭掃逢寒食日色微光雨後天

吳裕詩舊塚累累知幾年松楸遠近鎖寒烟斷岡殘  
青山寂華表雲飛賸色連落日悲風荒隴外黃沙白  
古城邊不堪倚望傷心處冷食孤村細雨天

董天星詩青郊盤古塚近荒城有骨藏泉壤無碑  
辨姓名松楸更歲月取晴明不盡霏橫色夕陽

笛聲



千秋恨萬里還疑古烟淡抹平林斜照入高齋  
曙雲連紛紛祭掃清明候絕少人來贈紙錢

漢趙越墓水經汴縣故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  
有碑越字彥善縣人也累遷桂陽郡五官將尚書僕射遭  
憂服闋守河南尹建寧中卒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  
石牛羊虎俱淪毀莫記

宋婁宗塚在太山社宗唐婁師德之裔也原武長安鄉人  
初舉進士官至太尉政和元年秋遷葬於此

元孫衍墓在城南五里大呈村衍元至元間總領衛輝路

卒葬此

王貞婦墓在鄆城村民李聚妻有陶師淵墓銘

見通志

郭明善墓在縣南劉固堤

明郭欽墓在縣南劉固堤

賀盛瑞墓在巨栢村邑人岳凌霄銘

賀仲軾墓在巨栢村

馮上知墓在南陽屯營高邑趙南星銘江夏熊廷弼表

趙南星光祿寺少卿馮元靖墓志銘今上欽明寬簡俸

德堯舜冲年踐祚江陵擅權旣而天去之疾用賢圖治

幾臻上理執政者弗便也漸售其惑術以私爲權除

附已者而伴。人以郅過公論不容皆被惡名去太  
之負恩遇尤甚上遂厭薄臣下以無人貶黜相繼不  
用羣司幾盡執政具員耳封事一切不報二三見臺省  
恒誣其所不悅勢不得復留輒去於是大臣拱手唯阿  
惟其所欲爲丁巳內察名士皆不得免馮元靖其衰然  
者也元靖名上知獲嘉人世爲顯族祖一泉公父司訓  
公皆有才學剛心疾惡一泉公爲諸生得罪邑令被斥  
司訓公竟不得鄉舉詳具余所爲司訓公墓志中元靖  
生而神氣英爽孩提時一泉公偶有所督過司訓公元  
靖之姑母謂之曰即而祖捷若父母奈何元靖應聲曰

皆代之。一泉公聞之，喜忘其所督過也。一泉公猶及見元靖鄉舉，元靖早歲能文，秀蔚超特，爲諸生時，督學王公乃太倉相之弟，以諸生試藝，寄太倉，太倉使問之曰：「馮生，甚奇，何不首乎？」督學復曰：「固知之，恐其年少易驕耳。」乃成進士。見太倉，具道之，笑曰：「余鑒不爽也。」試爲安肅令，上官無不一見而敬異之者，士民無不一見而親愛之者。積猾大豪，人人斂戢，與民約有侵寃者，得其入告，令與所告俱至，即訊決之。隣境有大獄及累年不結者，上官悉以下安肅訟者，固願之。安肅庶得親治，其

吏無滯繫，無覆獄之枉，執吏卒之求索，也。泉布之

近京師多驕貴絕不以厨傳稱過賓有御史陳姓者其子應秋試用馬太多裁之畿輔吏治行無先元靖者考最後陞戶部主事無何調兵部丁酉使典楚試俄而調吏部徃時分較者所取士主司不敢動以其人當爲臺省故元靖乃一一閱其文或否則求諸擯落者以是號得人試畢燕鹿鳴矣而直指趙文炳私譙之文炳宵人也起家鄉舉恒恐人輕之而元靖又新吏部其視之無非輕已者文炳曾劾蔣吏部時馨削籍甚當而時馨善結納多爲稱寃者富平孫太宰老而愎極力救之不能

拔文炳懼遂上疏以劾時馨非臣之意乃爲兵部侍郎  
沈思孝等所誤以此求見容至是向元靖言蔣公君子  
也余劾之悔甚元靖曰何所聞而劾何所見而悔文炳  
既不勝愧恨而是時同年麻城游令吏部已擬臺省矣  
文炳欲敗之示風力元靖適語及之甫去則飛章言元  
靖枉道出麻城受游令二百金為作說客元靖抗疏得  
旨並勘而文炳俛同儕為言直指與所劾並勘傷憲體  
乃釋文炳及勘者具言麻城非枉道受賄事無據明白  
矣而吏部猶覆訓南京元靖家居遭司訓公之變及聞  
元靖死於戶部郎中求使事歸而遭張太安人之

得盡其誠信與此國起北戶部中時宮  
人所燒正陽門樓又火元明上瓦言陛下聽小人之  
言錐山摧市紹瑄四出發天地之靈侵細民之利悉

於御府使海內竭涸億兆皆加之飢饉荐臻流冗露  
路其壯狡者悉聚而爲盜又元邊軍餉不以時給恒多  
斷減而山西三鎮三年之間買欠至八十萬此皆執戟  
練書易於作亂今食旣如此矣一旦內外交亂朝士中  
議爲伐謀折衝者乎城門一閉臣不能爲陛下計矣疏  
入不報時臺省氣甚張直欲令人陞景遠避見之當垂  
西結舌無論不敢櫻之即言及國家事如蔡翰林毅中

元靖部應奎皆爲狂妄去之元靖乃昂昂樞樞以人  
爲諸議爲已任吏部諸君數以人物訪之輒直言其所  
知李道甫司徒愬爲臺省所攻卽署有佐之者顧叔時  
書當道救之舊太宰密以問元靖元靖曰此亦易知  
不觀其攻之者與救之者爲何如人耳其輩愈益切言  
元靖特陞光祿少卿遂曠南科說之爲內察張本然其  
意視天下無可畏不復隲謀彼已氏出使過家卽言元  
靖及李元禮等禹州王信甫及其弟維則皆朋黨遠近  
一視之矣元靖忠孝天植其視人決無可爲惡之理其  
於人之爲惡決無可容之理而其疏融之識恢卓之



直往不懼之勇直足以爲國用之其家之  
史陳姓者以私憾尼之不使入臺省俾爲吏部必有可  
觀而趙文炳餓之淹抑幾二十年纔轉一光祿而遂中  
以吏議元靖轉官時即求出使家居與其弟元獻子穉  
仁繙經譚藝爲老馬之計而羣小猶恐其出也竟借內  
察以處元靖等諸人而禹州兄弟皆橫被口語元靖平  
生素壯一病竟不起善類咸痛恨之元靖生於嘉靖己  
未十一月九日卒於萬歷丁巳十一月十二日年五十  
九耳娶宋安人先卒子一兆麟即穉仁廩生娶都御史  
劉易從女繼娶千戶錢紹賀女女一適生員王濬德孫

一伯鼎聘經歷郭盤女劉出元獻與穉仁卜以戊午之  
十月與宋安人合葬於司訓公之側穉仁持元獻之所  
爲狀來屬趙子爲銘趙子病未能也今年庚申趙子復  
起方元靖之卒也外人皆曰以貶官而鬱鬱元獻曰余  
兄殊不以官爲意趙子曰昔仲尼去魯作雉噫之歌不  
鬱鬱耶豈以司寇哉余丙辰冬而病明年春而聞元靖  
之貶也而又聞其死也五內剝裂以至今今年而復起若  
小人者皆能使人鬱鬱而死則君子無類矣彼揚揚而  
死者豈少哉猶萬萬笑而被格耳豈足道哉元靖歿未  
幾而

破城隕帥辱國不可勝言朝士中不聞

有老謀壯事竟如元靖所云銘曰吁嗟昔賢未見此  
白日晦育市有舞鴟眇末曾臣太阿是持貨之專魯  
足為訾願忠則售懷才則訕矧惟若人倜儻瑰竒  
龍文鷄駭鳳姿力能相挽豈容奮飛百里之外長  
駕莫施蹉跎僑佩歿不及衰子孝且才獨漉同悲  
賢良俱盡國步阽危

以莫支孰念憂辱先見孰思燕

趙之間乃生窮竒如將大車祇自塵兮正士難容云胡  
不歛幸而未死摠憤勒詞元冥杳茫黃壤有知

熊廷弼蘅洲先生墓表萬歷丁酉秋蘅洲先生以司馬  
大夫主楚試不佞弼其門下首舉士也以奉先生意氣

易忠之訓太過於世多憤厲寡所諧荏苒二十餘年而先生以丁巳乘箕於是光祿阡之草鞠矣書牲石者高邑儕鶴趙先生也庚申冬粥以經畧遼東聽勘歸過亢邨其介弟上賓孤兆麟持狀來會屬以牌板之役念筆不堪籌投之已久寧能令有道無愧然國士之感昔人所欽以比部尉之於喬公也猶云車過三步腹痛無怨况吾儕小子之於先生乎乃還里纔數月病鬱侵尋未暇捉筆而隨以遼陽陷今上念前勞特召起粥即日就道再過亢邨停輿半晷爲先生力疾表之蓋先生大小馮君之後也家世奕奕太師贈公才而數竒竟以明

武成進士先生生結...  
五成進士令安肅有破柱之風三輔貴戚望之而...  
堂如水無滯牒里胥吏卒不敢私一錢即厨傳軺騎...  
豐曲折軍興科徭具了了有成畫無扞者偶中丞臺役  
乘遽過邑而暴輒銀鎗驛致之中丞臺為立斃焉且以  
相賞蓋京兆三王所鮮儷云當是時臺省爭得先生為  
快而中有忌者遂用計部召無何調司馬大夫亾何典  
楚試調天官大夫昭公論也時場中解首已有擬者先  
生與源明先生親搜落卷一得弼遽撈筆定曰共探驥  
龍子得珠矣而弼遂獲哀然魁諸士間每念賢子成名

未嘗不感愧泣下也先生丰神義概孤厲矯舉有落落不可一世之意直指固一科起家於讌會間疑其輕已也銜之因劾麻城令波及先生先生上列自鳴亦據直指短得並勘一時議者雖心直先生而不能不微統指於臺省之交護竟量移留都起部郎旋丁贈公憂哀毀幾滅性以太夫人慰諭乃噉一溢米柴立而已服除不之官不數月輒假歸日奉板輿為懽笑也亾何遷計部大夫而太夫人又仙逝矣先生讀禮之餘慷慨料天下事拊髀曰吾向以二尊人故未敢致身且銓曹粉署非有言責今大事裏矣吾將以圖稱於聖明適正陽門

二十四載若簡務靜藏垢納污有天地之德神仙土  
于戈女謂種種無議獨財貨一節與天下大小爭命  
數使出刮膚拔毛吮髓吮血不啻羅氏之蘊崇使  
隳黜首踣高踏厚不復有其生此與安危利災者何異  
殆皇天所弗與也今畿輔秦晉齊蜀滇閩流移編野相  
掠相食至父子夫婦不顧則斬木揭竿之難在中原九  
遠軍餉不以時給全陝薊遼僅十之七山以西三鎮無  
論本歲其三十七兩年尚負欠至八十萬彼風雨荷

梁孝女墳在安村一稱孤女墳



竟爲考功法所不容夫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先生  
先生亦從此隱矣小築郭西澆花釀酒日與清人韵士  
杯筵詞賦相往還塞耳不復知毀譽事所著有都門稿  
南遊稿里居山遊諸稿行於世先生爲人高朗亮拔居  
恒慷慨憤俗毅然以世道自任中懷有梗而不能平者  
務達其意乃已以故於世多不合而賢豪有志節者咸  
宗之後益從趙先生究心理學海內方望竟其用而卒  
賣志以歿表不滿六有識無識皆惜之宅如懿嫩醇德  
居為鴻楷出為羽儀并世系子姓載銘傳中不具論茲  
舉其生平之大者於驛邸中潦草表其一二將以風焉

梁孝女墳在安村一稱孤女墳